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二)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建炎二年】

歲次戊申金太
宗晟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揚州。

丁亥詔錄兩河流亡吏士又於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

〔中興聖政〕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眞定失守之後皆因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際有以城

固守不下則褒載信史誇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收係〔臣雷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親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同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捍賊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人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朝散大夫陳瑊知建州瑊瓊弟也時建州亂軍甫定故更命瑊守之

直龍圖閣知德安州陳規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免罪公憑給令歸鄉井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內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軍州準此施行從之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尹忠臣徐庚同根括鄭良寶貨以聞初廣東帥闕轉運使直龍圖閣陳述攝行帥事述所爲貪酷朝廷命顯謨閣待制陳邦光知廣州至則發其姦賊遂詔廣西提刑司劾治始述以御史出使有訴廣東西漕臣右文殿修撰鄭良姦利者朝廷卽以述爲代使併治之

良、英州賈人素事宦者以進。獄甫上而良死，藉其資以鉅萬計。述頗私有之，御史以爲言，故有是命。會庚亦奏述賊狀，且言其賊殺不辜以百數，述遁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旣而送獄窮治，述坐除名。英州編管死貶所，邦光、石城人也。

陳述事見王明清揮麈後錄，而不甚詳。日麻全無首尾，今參考修入。述除廣漕并罷免，史皆不見。靖康元年十月，述以監察御史使嶺外，不知何時改除。建炎元年十二月庚辰，除都官員外郎尹忠臣爲廣東轉

運判官，此必代述。今年正月，令徐庚問根括。二月辛酉，又除右文殿修撰趙億爲廣東轉運副使，當是代庚。四月甲子，庚述互奏，詔押述赴勦。八月乙卯，立賞捕述，自後遂不見行遣。今以明清所記增入。明清又云：述諱治良，施以慘酷，良卽承罪，鋼押往英州聽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爲人所訟，制勦得情，除名。英州編管，縱步所寓僧舍，覩良旅殯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案〕洪邁夷堅甲志，良字少張，英州人，邁父常貶英州，此必不誤。明清云：良仕至祕閣修撰，宣和詔旨，良七年自祕撰陞右文，今從詔旨。但甲集稱良建炎二年代還，復以他事爲轉運使，許君所勦。下廷尉與日麻不同，當求他書參攷。

戊子，金女真萬戶尼楚赫陷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旣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於方城，因將其軍偕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汲攝守事，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時中原倣擾，汲初受命，卽遣家屬還鄉，益治兵爲戰守計。至是，尼楚赫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汲除安撫使。

汲家傳云：爲京西轉運使，高宗卽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日麻亦於

九月壬寅，書劉汲知鄧州。今案趙姓之遺史，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權帥與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賜諡狀，亦云：權京西安撫使，則是姓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汲死於直龍圖閣，而家傳云：升右撰，必得其詳。今從家傳。

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久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感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

兵馬都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斬儀以兵九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犄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陴以望。見宗印遁，卽自至鼎軍中，歷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鬪，敵爲卻。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蓋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諡忠介。

趙牲之遺史云：汲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爲出奔，爲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今從家傳。牲之又

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赫乃陷城，而家傳所書差詳，今從之。

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

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祕閣謝昺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昺得而上之，詔兵部鏤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尤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尙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棹於市中焚燬，萬姓觀者莫不悅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瀆返樸，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訓。」詔併眞州權貨。

務都茶場於揚州。以行在務場爲名。以延康殿學士同專一措置財用。黃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故也。潛厚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倍。議者謂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夔

論潛厚四罪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因事附見。去年九月庚戌。張慤自作酒肆。或與相關當攷。

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劉安上卒。安上永嘉人。事上皇爲

給事中。是日金人犯東京。至白沙鎮。畱守宗澤遣兵擊卻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

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

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車二百乘在鄭

滑閒。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撤去城中吊橋。開掘陷馬坑。都人愈恐。澤聞召衍等欲斬之。輿遺事不同。附傳恐誤。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瓌請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

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中。旣罷諸科。而獨存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號新科。崇寧初。併其額歸

進士。至是瓌以法官闕人爲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參攷。朝請郎季陵守尙書右司員外郎。陵。龍

泉人也。祕閣修撰呂源爲兩浙路轉運使。直祕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晉江人。故。升卿晉江人。故贈寶文閣待制。既而中書舍

人汪藻論源以資給林靈素。孟昌齡。梁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稹而升廷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

二小子擾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朝奉大夫謝亮行尙書主客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

童貫軍。因得調。宣和末。用爲尙書郎。至是。懼當討論。乃求使絕域。遂有是命。詔應崇寧以來諸寺院改爲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尙書董耘。自布衣諂事童貫。陛下總師濟鄆。資緣獲進。蓋有所自。尙書高選。耘邪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迪功郎御營使司準備使喚周公彥言。今茲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黃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爲也。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停官人崔穆復朝奉郎。穆。張開子壻也。大觀閒。蔡京責太子少保。開爲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憾之。開封尹盛章。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穆母沈氏訴於朝。中書侍郎張慤因白其事。上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此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彥築壇望拜之禱乎。開。河陽人也。移揚州宗室於泰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憲。苦謗切知西外宗正事。主管泰州宗子。皇叔洺州防禦使。

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家子。令憲。燕懿王元孫舒益公世逢子。

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圖。惟圖生楚安禧公。從信。從信生。

世逢。士從。仲湜子也。刑部尙書兼侍讀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旣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

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諡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

盜據宿遷縣。

日麻無此。今以正月十五日臣僚上。

言增入

是日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於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某，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已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畱，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爲忠，顧死無益，柰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於城外。尼楚赫折箭爲誓，遂入城。操，河南人也。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爲崇觀以來，賊吏甚衆，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初，武經大夫維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威與帥臣權邦彥不和，彥威嘗私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既而彥威更名彥舟，聚衆漸盛，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黃州，圍其城，守城趙令巖率軍兵拒之。凡六日乃解。此據隆興元年七月本州乞爲令成立廟狀增入，他書蓋無有也。狀以爲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故附此日。

丙申，金萬戶尼楚赫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雄翔，燕山人也。

趙牲之遺史先是靖康初

金人犯河北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聞亂，即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州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曰：「國家忘戰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馭之有道，猶可支吾。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犯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

到雄朔迎入城。於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丁酉。朝議大夫李楫行監察御史。是日。金人陷房州。

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循襲前轍。保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之罪。軍曹等司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機除名。象州編管。坐開邊隙也。是日。洛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敏嘗爲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爲守禦計。以待外援。舍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犯境。重不知所爲。貽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祕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尙餘親兵百人。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趙牲之遺史云。重自縊死。今從

劉岑所作墓誌。

陝府西路轉運副使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尙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

嘔血誓衆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感其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沒也李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重資政殿學士建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皆諡恭愍宗閱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孫貴諡忠介他贈官推恩有差宗閱沂中大父

沂中已見元年正月辛卯會要云宗閱靖康間爲永興軍路總管西北番兵併來攻寨全家被

害此蓋其子震死事會要誤也

景詢懌孫懌雍邱人故涇原路兵馬都監

介直有守尙氣節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景詢獨

不屈坐罪循州羈管議者多之忠孝達子嘗事伊川程頤授其易與中庸大學金人犯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被害

熊克小麻以謂爲本府通判蓋承會要之誤日麻紹興三年四月庚戌宣撫處置司奏狀亦稱永興通判曾謂死事不屈或是未受命也汪藻外制集又稱謂除轉運副使恐太驟當攷

己亥祕閣修撰河南尹西京畱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爲叛兵所殺初金犯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閒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猷閣待制後諡忠愍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

日麻會要夢得並自待制落職(案)夢得去年已復舊職爲雜學士不知何故

先是言者論顯謨閣學士知

越州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分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慶戰而諸將悉爲憲臣所制除鮑貽遜槍杖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爲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請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降汝文爲顯謨閣直學士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爲太學博士偕行亮兼宣諭日麻不書此以亮紹興三年九月十六日乞差遣狀修入何洋事迹不見他書今以通義志增入志云奉使西夏加太學博士使還循承直郎未幾再使樞密張公宣撫川公爲屬從入關中(案)史西夏未嘗再遣使洋蓋從亮行其云未幾再使者當是建炎三年亮從張浚至秦州準備出使而洋又與之俱其實未嘗出疆也今略修潤附入

朝奉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進秩一等以喬仲福捕斬李昱東應副

錢糧有勞也

東後爲劉豫僞相故於此著其始

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

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州引兵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絕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爲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爲所害榮氏嶷女弟也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棄城去時封魯國大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將軍諤爲賊所戕頗掠其家人而去王明清揮塵錄載此事甚詳日麻正月戊戌張遇寇江寧府劉光世破其後軍追襲至江州湖口縣大捷此據劉光世所申非其實也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

日麻不言成章得罪本末但坐批旨云輒論大臣今以趙姓之遺史增入馬仲勳潛善章亦云成章緣上言遠竄則姓之所云當不妄也(案)史成章南雄州編管而姓之云貶吉州當攷(中興聖政臣圍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耳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爲非

宜。況其未必有益，而常至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大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爲明皇言之，可爲功矣。而論者猶以爲朝廷無賢自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爲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爲非所當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輒爲之譽者，亦豈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於左右近習，而以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可乎？

右文殿修撰

鄧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也，世爲農，至豫始舉進士，宣政間仕至殿中侍御史，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張懋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於朝，除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厭其頻數，皆拒之，豫痛憾而去。

此據楊堯弼所作僞豫傳增修

日麻不載，豫濟南之除，(案)紹密以正月己亥除知濟南，辛丑仍舊除知興仁，故遂附見。但豫傳以爲豫爲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此則差誤。據史，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不知何時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也。今略刪潤，令不抵牾。是日，金人陷鄭州，通判州事直祕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爲流矢中，墜馬，金

兵剖其腹而殺之，後贈五官爲朝請大夫。官其二子，伯振，靖康末爲鄭州司錄事，捍禦有力，故就用之。至是金圍城八日而陷。

此以紹興元年六月戊寅其家乞贈官狀修入。狀云：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城陷，故係此日。

癸卯，直龍圖閣黃唐傳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黃潛厚之除延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而唐傳行詞，極其稱美，故潛善擢之。

唐傳初見元年二月，其遷中書舍人，日麻不載，而後省題名繫之。此年八月案史，今年三月壬寅，唐傳執權，除起居郎，執權既遷五月乙卯，又除周望，則唐傳之遷不容在八月矣。馬伸論黃潛善疏云：一日遂三舍。

人乃取諸羣小以掌絲綸。而無唐傳名。則唐傳之遷。又當在其先。不知何以不與策士之例。皆不可攷。張激劾潛善疏第十三事云。中書舍人黃唐傳行潛厚語詞云。潛厚以去年十二月遷延康。其出語當在正月。不知唐傳已爲舍人。或但以左史攝行也。今併書之。更俟攷。
參。是日。金人陷濰州。時左副元帥宗輔引兵犯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

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此以紹興六年三月

周聿乞贈官及闔舉保明狀修入。狀稱建炎二年正月十八日城陷。故繫於此日。守臣奉直大夫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此以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宗輔浩姪貽胄陳乞死事推恩狀修入。

又陷青州。知臨淄縣奉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承議郎張侃。知千乘縣丞迪功郎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與宗二官。官一子。完顏宗弼至千乘縣。市民率士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濰去。洛索自長安分兵犯延安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

寓治。於是敵陷府東城。權府事劉選率軍民據西城以守。趙銜之遺更作權府劉洪。據今年十一月城陷時權府乃劉選。疑銜之字誤。

甲辰。直祕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允之除直龍圖閣在二月壬戌。時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

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

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受詔。其所刺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闕額。上許之。

乙巳。新除中書舍人孫覲充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初覲有除命。卽上疏辭。且言在靖康中。首論蔡京、蔡攸罪狀。又論蔡行父子棄官而去。又論李綱不知兵。太學諸生誘衆伏闕爲亂。大臣之政專務姑息。於是京、攸之黨。逃棄官守之人。行營司官屬。太學諸生。朝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積致中傷。以陷大難。乞一宮觀差遣。故有是命。日曆三年正月己亥。再書觀與郡恐誤。○中奉大夫耿自求行都水使者。自求河南人也。初大臣有薦瀘州

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上手札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丙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單世欽提舉荆湖南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時揚州有稱頓放御前金玉而占官屋者。浙路有稱御前收買海味者。上聞命。有司劾治之。仍令尙書省榜諭。

丁未。詔曰。自頃姦臣誤國。邊隙旣開。兵禍及於黎元。烽塵暗於京闕。軍以傷殘而散潰。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朕駐蹕淮甸。欲還故都。興言及茲。痛憤良切。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幬。監予止殺之誠。一應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著此爲宗澤論詞臣失職事始。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民流散而至。

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爲之也。從而殲之。不爲無罪。要非先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詔之頑。勉其遷善之意。喻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庸殺而姑教之。且曰。我惟一人弗恤弗錫。乃事時同於殺。蓋言民爲亂而我保受威命明德。同於友民。忠厚之風。詩人歌之。竊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北京留守兼河北東路置制使杜充奏。磁

洛解圍。詔尙書省榜諭。遂以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洛州。士瑋爲洛州防禦使。士瑋復洛州。見去年

七月甲午。其除洛防。日麻不書。附傳云。明年移驛。揚州以功轉洛州防禦使。當在此時。故附捷奏之後。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

正夫一。〔案〕此句以避宋仁宗諱。故改貞爲正。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根本

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旣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俛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孫子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敕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懷。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騷擾。百姓煽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

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憑姦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敕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取進止。遣開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

此係

澤第十二奏。張謙擬留守請回鑾表。習祥而征。自潛消夫強敵。振旅以入。宜復幸於奧區。敢控忱誠。仰干睿聽。竊以衆人以晏安爲意。咸思克定於厥家。王者無艱難之時。蓋或不常於厥邑。是以漢祖之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於河內。皆匪定都之會。實爲行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宮室卑陋。弗稱於九重。而井邑夥繁。粗贏於七校。況官寺之有所。復廟祏之已安。倘回曦馭之臨。允慰斯民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鑒漢武之無庸。知從欲之盡濟。詔大僕而效駕。命龜頭以先驅。回軫旋衡。豐賜經行之錄。復勞休土。聊稱告至之觴。

己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赴行在。仍於大散關置關使二員。自今官員入蜀。審驗告敕無僞者聽過。自兩河失守。兵官之敗散者。多在興鳳間。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命。

此事日麻不載。今以建炎

三年十月戊寅。利路轉運司申樞密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臺省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到者何不具。

此賞未可行。俟見當罰人數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眚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爲開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尤縱兵四劫。扈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敏既坐論忠厚故徙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朱勝非言。陛下卽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觀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珪不書錄黃。殿中侍御史張浚章繼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承隆祐遠嫌之德。膚敏復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陛下一舉而三失之矣。況陛下事太母猶

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則從之，其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蓋有天下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成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矧中書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於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貪榮冒寵，超擢詞掖，則不移之慮，難聽之語，又無妄發，其獲罪愈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中書侍郎張慤流涕言曰：陛下政事，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居論思之職，至今諫官臥家幾月，有傷公道。臣竊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爲太后也。慤流涕而請，爲天下也。願陛下從慤言，宰相黃潛善、知樞密院事汪伯彥亦言：忠厚當換武。陛下倘重違太后意，卽請以言者論疏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爲謀，則兩全矣。旣而太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諭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爲令。〔中興聖政〕

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爲待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卽日易武，弁以爲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

師乏糧，出權貨物錢五十萬緡付畱守司，詔江淮兩浙商人入中。時京師米斛十二千，上聞之，故有是旨。是日，金人焚鄧州。初，上旣用李綱議營南陽，於是截畱四川輕齋綱及聚芻粟甚衆，城破，悉爲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旣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畱兵十萬屯於鄧州，爾當供其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曹旣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他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傳令

竭誠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中塗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此據趙姓之遺史其書未見

詔非汛假日並權住更不修務。

俟邊事平息依舊。用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呂伸請也。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乍募不習戰鬪。動輒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戍河北。稍習邊面。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合爲一軍。則兵勢稍衆。可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是月。太學錄方俟夷爲樞密院編修官。虞武陽人也。

此據樞密院屬官題名及墓誌

金人陷穎昌府。守臣孫默爲所殺。初

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入犯。默乞退保偃城。旣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爲詞。給默暫歸陽翟。乃妄申畱守司言。默遁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府事。默大怒。劾於朝。未報。俄金人再犯穎昌。默被殺。澤乃假祖德直祕閣。知穎昌府。

穎昌之陷。諸書不見。今以

紹興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故且附金人破唐鄆之後。更須詳攷。

洛索旣得長安。卽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

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昇爾。今誰守之。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隣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竊爲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聞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此據趙姓之遺史附見。姓之以爲春初事故。附見此月末。

時金主晟居涑流河御寨。而左右供

奉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採薪爲名。盡置長柯大斧。欲劫晟入山據險。然後結集南兵。挾之渡河以爲質。旣而爲其徒所告。首謀者皆坐誅。遂寢。

此據趙子低燕雲錄修入。以洪皓記聞。攷之當有是事。皓所記附三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爲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時金已陷青、濰而朝廷未知也。
夷堅乙志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

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祕書省申明狀增入

吏部尙書路允迪罷爲資政

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薦郭太冲事以爲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

詔錄韓琦

子孫可任使者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卽斬之旣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爲忠義鬼今乃爲金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猝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畱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耿南仲係淵聖皇帝二十年宮僚免過嶺移臨江軍居住詔諸路有警報

鄰近三百里內州軍不拘路分互相策應用宜教郎馮鐸請也。劉衍自滑州引兵還汴京。是日尼楚赫陷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

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

辛酉刑部尙書周武仲遷吏部尙書兼侍讀尙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尙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尙書仍兼侍讀。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調員周武仲獻之吏書予在翰林王實元將中司同司讀講元將經營甚力至一旬九對或一日再對早朝以中丞職事午間經筵圍身予與獻之累遭指摘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將忽遷刑部頗不樂謁告十餘日上遣人敦諭始起又數日子忝右轄之命(案)史路允迪以二月丙辰罷竊樞王實除刑書前五日勝非所謂政府調員當指此也然實不在春夏之交勝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此已遠亦不應云又數日子忝右轄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實已不在中司勝非小誤。

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儉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強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爲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爲一文書簡徑事無畱滯乞循舊以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尙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尙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爲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

至諸房體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釋倘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議遂寢

此以武仲墓誌及勝非開居錄

參修不得其時且附武仲遷吏書之後

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並奪職始用元

年七月己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修年與其弟顯謨閣直學士億年至行在皆用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爲言不報王賓之長御史也又疏言及之乃有是命獨億年以進士甲科領職如故修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中子也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

江西軍民五害如經制司拋科灰塼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

此事去年八月己卯李綱罷相後黃潛善等已將指揮住罷不知何以依舊勸誘不已疑是黃

潛厚又有申明當攷

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斗者又朝廷所須郡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錢

以償監司巧爲犒設之名務收恩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恣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寬民力先是翁彥國爲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成塼數百萬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塼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畱怙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直孺以爲言詔嘉獎於是諸役並罷祕閣修撰新兩浙路轉運使品源知揚州直祕閣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路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范冲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

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

沖正月癸卯自虞部員外郎除湖北漕。今併書之。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

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張穎直祕閣。穎。滕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原。城破不降。爲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詔州安置宇文虛中復中大夫。乘驛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絕域也。虛中之貶也。上疏自陳。元議興金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誓書。皆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邈收召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攻城。翌日。得旨宣召徵。臣入對。被命出使。明劫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奉陛下還闕。當時所與物。止鞵帶四百條。水銀礪砂十數斤而已。若不剖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入。不報。至是始召。鴻臚卿康執權爲起居郎。尙書禮部員外董道爲宗正少卿。道在

圍城中權鬪子祭酒。不知何以獨不貶謫。恐是靖康間已權當攷。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自熙寧初。糊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爲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保靜軍承宣使。宣教郎蘇符爲國子監丞。符

軾孫。

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尙書。

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畱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

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卽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三月二十四日，準范延世等齋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睿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倍增後天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兩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

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皦皦，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葱之氣。雍容對越，駿惠輯熙。宏收率士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阼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讀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和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兵戈之擾，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時楊進初以軍降澤，澤奏於上，授進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充雷守司統制。日麻進補官在乙丑降授宣教郎充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特遷一官。先是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盤據合肥境內。舜陟至，卽退保舒州之投子山，縱兵剽掠。朝廷患之，遣將趙俊討捕。俊大衄。舜陟曰：文舜旣敗，王師勢必熾，不若以誠招納。比其來，又可用。何至久勞兵也。乃遣介招之。文舜聽命。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盜，光、靳、壽久被圍。舜陟命文舜及其將悉破之，得勝所取列聖御容以歸。張遇自濠州淹至梁縣，遠

近震讐舜陟命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果結棧渡河。伺其半濟而擊之。遇敗去。此據沈長卿所撰記增入。以時攷之。皆建炎元年事。不得其月日。且

附此 俟攷。朝廷以舜陟措置民兵防扼有勞。故有是命。

丙寅。光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充樞密院都承旨。朝奉郎周離亨充京城留守司參謀官。離亨。

宣和六年八月除起居郎。七年正月責

監烏敦鎮稅務。未知今自何官除當攷。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爲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爲樞密院直學士。從舊制也。進士胡昭特補登仕

郎。何烈、王彥、詹至並將仕郎。用從官部刺史薦也。先是詔舉草茅才德之士。得昭、烈、彥、至、朱敦儒等五人。

令中書省策試敦儒。河南人。靖康中嘗召至闕。命以初命官與學校差遣。辭不就。至是淮西部使者薦其

有文武全才。乃再召之。敦儒卒不至。昭、潭州人。彥、江州人。至、撫州人也。烈已見元年正月丙午 時烈所對策。用廷試體

稱臣。上以烈疏遠寒士。不知體式。命一體推恩。故有是命。朝散大夫知濮州楊粹中直祕閣。以金人圍

城。固守不下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慶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至滑州。與金兵大戰於

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卽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攜喪以歸，爲之服緦，厚加賻卹，仍請於上，贈攜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祕書省正字胡珵挾諂媚之姿，具姦回之性，沾沾可鄙，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爲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理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閔然，幾致召亂，案理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官爵，投之荒裔，永爲臣子立黨不忠之戒。

理是月己卯勒停。

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抵死者，籍其資。

時議者以爲賊吏之盛，所在填溢，願明詔有司，應緣賊得罪，及曾經案發迹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資，卽監司守倅失案郡縣，及監司失案守倅，與失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或謂當今使貪使過之時，恐難以概廢，竊謂貪賊之人，惟可用於軍旅，不可用臨民，況其天資好賄者，雖死不變，借令才力可以辦事，而結怨民心，爲害甚大，上酌其言，乃詔賊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祕書監李樸卒。樸，贛縣人，少力學，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爲虔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靖康初，自外五遷爲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上卽位，除祕書監，趣召會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家二人，樸操履勁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其所厚。

道意許以禁從。樸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用諫官李處遯疏也。處遯言。後省比試四方薦士。而何烈用廷試策體。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以罪。則可矣。而臣子戴上之分。詎宜如此。望將烈黜落。併正元考官鹵莽之罪。詔降烈爲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遯、淑孫也。

彭淑

城人參知政事。若谷子。仁宗時翰林學士。案史。處遯。宣和七年十月。自朝奉郎京西北路提舉常平與郡。未知今爲何官。其餘諫官日麻不載。以馬伸劾疏攷之。恐是與張浚同命。浚此月辛未自殿院遷待御史。

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

論事。爲黃潛善所惡。故因事斥之。起居郎康執權兼權中書舍人。詔建州作過軍民。旣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尙書省降敕。榜曉諭。用知福州充本路兵馬鈐轄江常奏也。

癸酉。尼楚赫陷蔡州。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祕閣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於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爲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知爲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閒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

〔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太上皇帝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尙存。心猶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

之。其屏聲樂。豈非誠意也哉。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弊。以爲所借皆給使伎術。下至屠沽之人。望委逐路憲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申省部。給進武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義七十錢。並籍定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州縣監當等差遣。俟立邊功。或捕盜有勞。卽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毀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

此事雖極細。不足尋書。然軍興借補之弊。至今有之。亦足以爲公私之蠹。故摘取修入。

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

之直祕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於朝。故有是命。

日麻不書

剛之除職。案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乞贈官狀。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祕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韶爲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於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諭士民曰。汝等墓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畱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爲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

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子韶子誣兄也

〔案〕子韶死事甚偉而日麻乃無一字及之獨會要略載其卹典今以楊時所作子韶墓

誌修入趙姓之遺史云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葵固守第三將岳景毅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葵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案〕陳守乃子韶姓之誤記也姓之記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從墓誌

金兵既去陳蔡

東京畱守宗澤檄知尉氏縣陳長寧權准寧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閻孝忠已罷去郡人詣部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案此時京西南路帥臣劉汲已死監司權提刑陳芾一人當攷

丁丑詔諸路帥司以所部禁軍數聞自軍興諸路不奏兵籍故有是命國子祭酒黃哲爲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舍人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歐陽懋試衛尉卿懋修孫也

修廬陵人嘉祐參知政事

朝奉大夫向子誣知

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奉直大夫致仕王貺特補朝奉郎以將北使也初開封人劉廷者嘗從張懷素倡

左道於眞州懷素敗廷卽國門外亡去至是更名誨上書自薦願應募使金國召對以爲宣教郎

王明清揮塵第

三錄云誨願使金補京官直祕閣以行而日麻誨除職在明年七月丁酉明清恐誤

假戶部尙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貺假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副之貺

本醫工初以進頌補從事郎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追奪上旣遣貺命復舊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命誨既至京師畱不進黃潛善等奏趣之上曰朕觀誨等稽遲如此益知王雲忠義乃命趣進

揮塵錄云思陵中興應天

誨上書出使。而汪伯彥中興日麻云。上即位之二年。遣劉誨奉使金國。則非應天所遣也。遺史誨行在宇文虛中之後。案虛中以五月丙申受命。而王觀以二月丁丑補官。則誨行在先。蓋虛中以二月壬戌被召復官。但未行耳。遺史恐小誤。三年正月乙丑使還。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爲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穀置獄京口。究治得情。上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官安置。先是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亦以失守待罪。前一日。詔以伯言當殘破之後。到官未久。大盜遽至。而伯言不出府界。保聚軍民。量貶二秩。穀尋遷右司諫。

此以日麻及揮歷錄餘話參修。子崧傳檄事已見元年四月壬戌。明清所云雖無他書可以參攷。

以建炎三年胡寅封事觀之。不爲無據。穀遷諫不見於日麻。諫院題名在今年春。附傳亦云。謝獄還。稱旨。遷司諫。今且附此俟攷。

己卯。詔祕書省正字胡程交結權要。傳導風指。諷諭狂生。扇搖國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
浚疏已見是月辛未遷侍御時。案日麻浚此疏尙繫殿中御史。蓋其未遷時所上。或者黃潛善先遷浚而後行出也。今各附本日。

朝舉大夫新通判虔州劉正彥爲武

德大夫威州刺史知濠州。

正彥初見元年六月庚午。

初。御營都統制王淵爲熙河經略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

也。正彥自閣門祇候易文資。至是援舊恩從淵求官。淵薦諸朝。以正彥應詔使絕域。故有是命。未幾。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真定府路馬步軍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嚮德軍

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會要。淵建節在去年七月平杜用之後。日廩亦於八月庚申書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而此日又書之。且有制詞。案野記及熊克小廩。皆云。淵平杭賊。還建節。今附此。更須詳攷。

禮部

請令曾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承蓋。莆田人也。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爲金所執。囚之眞定。事見去年四月甲子。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歸北。

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卽得食。願爲酒肆以自活。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擴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辛巳寒食節。擴僞隨大姓送喪。攜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梁氏子。爲人摘茶。擴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風嚮應。願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以平張遇功。加檢校少保。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爲振華軍。以六萬人爲額。卽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衆。毋得過三分。皆於左鬢刺某州振華四字。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奉詔修羅城。是月始畢。城周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奇。初。羣盜冀德。韓清乘金人入犯。嘯聚不逞。出沒於汝洛之間。有衆萬人。屯畱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畱守司統制霍興以輕騎襲之。一擊而潰。德爲輿所擒。清脫身遁去。獲財物甚衆。皆給麾下。婦女數百。悉縱還其家。金人既去。鄧州有巡檢官陸某者。自羽山率其徒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攢司譚堯脫身南遁。鄉人之奔竄者。推堯爲首。閒關渡

河屯灰堆山。竟聞敵去。引衆殺陸某。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因授竟武功郎。知鄧州。洛索既陷同州。繫橋以爲歸路。西陷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擾。鄜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嚮應。旬日閒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旣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於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

彥仙初見元年三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四

【建炎二年】三月

〔案〕是月乙酉朔

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畱守宗澤爲資政殿學士。寶文閣直學士北京畱守

杜充爲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未暇讀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大慚。一日。天雨。紙錢於營中。約寸許。人皆以爲不祥。明日。與金人戰於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

此不得其時。因除職。附見案充今年七月甲辰自降。充顯謨閣待制。復密直。移東京。未知何時降職。或緣此敗

也。但無書可攷耳。

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踵起。建炎初。敕榘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

詔見正月

丁未。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勸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弈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於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金人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

自陛下卽位應天。四海萬民。歡欣鼓舞。垂髻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眞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泊陛下偏聽姦邪。與敵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凶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閔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敵兵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大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釋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訂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於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

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時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倡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益喜。大舉之計。遂決。熊克小麻云。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與宗澤遺事不同。今不取。天章閣待制知東平府權邦彥升

寶文閣直學士。尙書工部侍郎楊時兼侍讀。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

光配饗當求降旨。日別書之。且附此。

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

首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墮淚。

此據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所奏附見。

侍讀

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爲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爲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芻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勸行新法。光每事以爲非是。

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吏。望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官討論。申本院財用委戶部討論。申提領措置官。官吏委左右司郎討論。申本省宰執參定取旨。後不果行。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中奉大夫聶宇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朝奉郎許亢宗知壽春府。朝奉郎李光知江州。亢

宗。樂平人。靖康初。爲起居舍人。光已見元年六月甲子。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爲相。引蔡黨爲

助。遂除亢宗右史。光南楊淵聖察其朋比。故因言章罷亢宗而逐光。天下皆知其爲蔡氏。如谷永之附王

鳳也。乃詔亢宗。光並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二人得祠在此月乙巳。直祕閣向宗恕知真州。宗恕敏中曾孫也。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蔭補親屬。必於狀內稱某人或習韜鈴。或便弓馬。委自本州先行閱試。然後保明申奏補官。用議者請也。尙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勒停。初汝礪奉詔剗刷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

旬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峙豐備。安有六駢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饗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法源等怒。共奏汝礪搔擾生事。汝礪亦奏剗刷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銖。與法秤合。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爲言。而有此命。

譚蒙撰汝礪年譜云。尼瑪哈以輕兵趣淮甸。金人入城。潛善先騎馬走。公賦黃花看欲落詩以譏之。黃見之大慙。有排公意。案汝礪文集。此詩敘揚州失守事。時當

在明年。蓋停官後所作。非潛善見詩而排之也。今不取。

己亥。東京畱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澤遺事云。時京城內

外所屯兵凡一百八十萬人。恐未能實及此數。今但云百餘萬人。更俟攷詳。

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萬。餘皆脅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

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危。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用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向。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畱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天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屠劫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敵人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時上遣中使譚燦齋詔書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強敵。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敗歸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一舉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慮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之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寇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於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

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
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
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
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橫。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
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強鄰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敕天之
命。惟時惟幾。望陛下。雷神而三復之。臣今遣僚史呼延次升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
書。敍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掇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
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此四裔。昔楚人
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子子爲偏羈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爲可防。
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爲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掇之計。如
是則何以綏定四方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欣
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不承。則兆民駸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
強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尙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懾
怯。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卽日整促人馬。不
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使羣黎百姓。齎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又表曰。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辰屨。聖主未殞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據悃愾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庥。中謝竊以京師爲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疏。父母若未安寧。

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由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壻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由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來王。皇天亦穰穰而降福。澤霈端門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旣遠罪以歸農。敵以望風而遁迹。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無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陝西諸路選鋒都統貝勒洛索入犯。旣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厲軍民爲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畱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半。會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貝勒哈藩。明庭傑吳玠功績記云。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張鈞。續中興忠義錄作黑殺大王。二書不同。張應節要云。建炎元年。尼瑪哈以萬戶洛索爲陝西都統。又以萬戶薩里干貝勒哈藩副之。卽此人也。案哈藩名今改正。姑存原註。墮馬死。敵爲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聞洛索退。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上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

忠爲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閣門宣贊舍人張遇軍萬人赴西京。左副元帥宗維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遷西京之民於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衆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畱守宗澤言於朝。卽以進爲閣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

趙銜之遺史。翟進與權京西北路制置使苗榘。遇金人於福昌及三鄉間。苦戰終日。金人敗北。

興進取龍門路。收復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於龍門石道中。興進麾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轉戰。奪長夏門以入。與金人巷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馬坡。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視。進遣麾下斷河橋。自是金人稍退去。案進入河南。因尼瑪哈之去乘虛取之。所謂轉戰之兵。恐是金人所畱小將耳。今附著此。更須參攷。

宗維畱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

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宗之至。且興進相持。旣而張深以功升端明殿學士。

癸卯。東京東路轉運副使權知青州柴天。因兼權本路制置使。初。葛進之掠濱。棣二州也。其衆皆面刺字曰。不負趙王。以示忠赤。進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都人中進士第。靖康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爲金所執。進攻潞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喪。進假洪道起復朝議大夫直顯謨閣。爲統制司計議官。權知青州。言於朝。乃改天因權制置使。而以洪道知青州。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

趙銜之遺史。洪道嘗監六部架閣庫。爲金人所執。進得之。言於東京。畱守杜充以洪道知青州。案史。洪道久歷清顯。此除乃出於朝命。又杜充亦未在東京。皆本誤也。今修潤令不輒悟。洪道三年正月始至青州。

河東制置

使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郢州。守臣益請之也。

丙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奭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庭爲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稟已沒於金而朝廷未知。昌亦爲絳人所殺久矣。過庭四年六月昌紹興元年四月癸亥稟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假刑部尙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應誠景宗曾孫。

景宗韓縣人章會皇后弟仕至建寧

軍聞

後。宣和間嘗爲部使者。至是爲安撫使翟汝文所抑不能堪。乃應詔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

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爲身謀。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卻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詞以對。決辱命取侮遠夷。臣已檄明州。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自杭州登海船以往。健海州人。時爲太學博士。監察御史張守守殿中侍御史。

辛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范瓊權同主侍衛步軍司公事。瓊自京西還。朝廷令屯眞州。擄造戰船。故有是命。詔前降蔡京父子及王黼恩澤授官。本宗有服親不許注授親民。差遣指揮勿行。前旨未見。初。金國知樞密院劉彥宗建議試河北舉人於燕山。傳檄諸州搜索。又蜀其

科役以誘之。命官卽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南人以經義詞賦及策論。是日始揭榜。得士甚衆。彥宗云。第一番進士寬取誘之。

此據趙子砥燕雲錄。張匯節要云。靖康元年冬。劉彥宗勸幹喇布試眞定。儒士七十三人。授以僞命。與此不同。〔案〕子砥此時在燕。又其所記頗詳。當不妄。子砥又云。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二十八日引試南人。

三月二十七日開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七百人取五百七十人。並皆推恩。恐南人就試者無緣有如許人。必子砥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聚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趣陝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阪。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耶。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衆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

邵興初見元年五月
末三門鎮屬平陸縣

信王榛既倡義起兵。即遣使聞於朝。猶慮其不達。乃與

武翼大夫趙邦傑。畱居五馬山。而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赴行在。榛奏略曰。自金人劫遷二聖。舉族三千餘口。悉驅而北。臣至慶源府。謀竄得免。今在五馬山。臣竊見邦傑與廣。累與金戰。皆獲小捷。其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金營。頗知其虛實。敵今稍惰。皆懷歸心。且屢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東。十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約十餘萬。力與敵抗。但晝夜暴露。民事失時。率皆困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借補官資。使忠義之徒。竭節不變。惟望朝廷早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爲敵用。則河南難保。宜乘此時。速取所失州縣。以副民望。臣願陛下念祖宗勦業之艱。二聖播遷之艱。於布衣小官中。選其先公後私。爲國家效死之人。付以事權。即下明詔。委臣總大軍。與諸寨鄉兵。約日齊舉。決見成功。仍給空名誥敕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印。付臣佩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憚。況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

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恭想無異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先以其疏附東京畱守宗澤以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

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宗澤起兵。盡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磁倅趙上書訟之。乞元帥王旨追取數萬緡金銀赴本州。

爲守禦之具。上命劉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實輸官。案澤去郡旣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

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

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與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與感泣。會滑州報敵騎。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爲二籍。一畱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於所舉人內擢用之。犯賊連坐。卽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此未知卽周武仲所請否。當攷。武仲建請已附今年二月辛酉。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
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劼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撻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
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圖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
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
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
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己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以爲巡社之設利於西
北而不利於東南蓋西北俗尙彊悍今遭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鬪志今春濱州以八萬餘人力拒金
人殺獲頗衆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效已可見矣如東南勑置人多不願州郡彊使入社亦非樂從逼
於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日駐蹕淮甸恃東南以安民心未宜騷動欲望將先降存畱指揮更不施行及
於武臣提刑銜內除去所帶四字故有是命先是杭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畱至是亦罷

熊克小麻己未
詔陝西河北巡

社依舊餘路並罷而不言京畿東西誤也克又云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畱亦不聽(案)日麻稱杭溫二州願存畱指揮更不施行則前此蓋許之今又令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案)罷諸路巡社乃是去冬指揮今但不許陳乞存畱耳克失於詳攷故所書差誤是

日宗澤復上表請上還京表曰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
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

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

大勳。列聖所以繼繼承承。諸福所以穰穰簡簡。皆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柰有姦臣之臆說。與憑敵國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凜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迹。遙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應祖宗之保佑。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閒有捕獲金衆。澤遷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宗忠簡公文集給契丹漢兒并掠人公據疏。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侵犯中國。竊緣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齒唇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掠。忿怒不已。止緣一時之勢。未由報冤。今若復盟會。但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雕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卽契丹漢兒互相併力。自分敵勢。所有本朝被掠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檄連榜文公據共三本在前者。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尤力。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

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懋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畱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寧逆意。佛心。佛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藥芽之閒。不可忽也。夫取工於

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善。然太上皇帝豐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爲有益。方孜孜講史。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敷陳甚善。陛下亦必謂然。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是後不許妄言。乃退。

案是時周武仲、朱勝非、王賓、楊時在經筵。皆名臣。而武仲久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

甲子。詔三省樞密人吏該覃恩。遷官而礙於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尙書周武仲言。未敢擬轉。執政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是命。

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輿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

入。每日如是。上恭已勤政如此。

〔中興聖政臣匡正等〕曰：闍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劉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爲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勵精求治。而宦者投隙肆言。猶

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貽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方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書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著之。特詳焉。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於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軍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左監軍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爲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於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閣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孫也。世儒。南昌人。故相執中子。世

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爲保護陵寢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意擊賊。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雞。獵敵游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右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涇原。遣第十二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善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隴干人。初以

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功。左副元帥宗維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聞宗維渡河。亦棄西京去。雷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彊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嚴立期限。使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懲勸。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丁卯。詔諸州刺配罪人。斷遣訖。權送本處重役營分收管。俟道路通快日遣行。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四年正月五日吉州申審狀修入。

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傳。移知宣州。顯謨閣直學士知宣州魏憲。試尙書吏部侍郎。憲。吳江人。宣和閒嘗爲是職。至是復用之。憲之除。日麻不載。吏部題名在今年四月。案憲靖康元年二月除知宣州。侍其傳之除。當是代憲。故併繫此日。是日。金人犯洛州。初。皇叔洛州防

禦使士瑀。旣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栽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降。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衆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瑀出城。自白家灘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悉爲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祈、洛、冀、磁、相、絳。久而陷之。士瑀洛州事迹。日麻全不載。獨附傳有之。而無月日。

趙姓之遺史。洛州之陷。在二月庚戌。案士瑀以去年七月六日甲午入洛州。而附傳云。凡二百七十四日。大小五十七戰。以日計之。當是四月十四日丁卯。故附於此。紹興六年四月癸丑。韓璜奏。叔奉直大夫。廖通判洛州。代王麟。權州死事。得旨贈一官。與一子恩澤。未知謬

之死的在何時。今附注於此。或可移附去年七月甲午士瑀入城時。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之罷日。廩不書工。

部題名。二年八月除知台州。案時文集乞出第。四劄子注云。四月十五日上。故且附此俟攷。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敗之。

己巳。詔郡縣天申節錫宴。以二聖未還。勿用樂。是日。東京畱守宗澤復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閒竊發耳。若乘兵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剿絕強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項人馬。非潁川比也。□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遙追我太祖。太宗。弈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尙何盜賊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澤以他日迎奉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爲之不報。

澤奏寶籙宮在此月丁丑。今併

之書

壬申寶應潰兵孫琦等焚隨州。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澤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犂磽确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做雄州開鑿塘灤亦有菱茨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爲人工之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軍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

辛巳有羣盜號九朵花焚陽縣。

癸未孫琦拔唐州。

是月祕書省正字富直柔爲校書郎。

此據本省題名

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爲河外兵馬

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識其字即有是命制詞略曰覽封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畱慨然壯懷副朕本旨宜就顯於節制俾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於是擴自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特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闔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畢意攻取今王師大舉機

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專權掣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爲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於大名。

熊克小廡載信王除河北元帥在八月。案紹興元年五月。馬擴屬官方俟虞家乞恩澤狀云。建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應援軍。馬擴申奏起復從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館陶縣駐劄。詳此。則信王除帥當在七月矣。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僚上言。東部取會到馬擴公文。稱建炎二年四月內。恭稟聖訓。渡河討賊。責任成功。許便宜從事。

至大名府館陶縣。方準朝旨。不得渡河。據此。則信王之除。蓋在四月也。今移附此。俟攷。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必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金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乘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故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流。泛應網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敵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興幾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

甚。苟怠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未至。會尙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卽位之初。躊躇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葺事。寢失時幾。旋爲淮甸之行。就弭寇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默辨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尙乃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料及軍需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合行事件。應臣寮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等。遂罷景衡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開極論。榻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是命。盜孫琦破宿州縣。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綯請前降舉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綯在後省。嘗爲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上以爲然。至是申明行下。詔人戶養馬。官司毋得拘籍差雇。俟其漸盛。以優直市之。祕書省正字馮檝獻書於黃潛善曰。伏覩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檝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爲避地計。今蔡汴兩河。

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亦未爲得策。倘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雷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爲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雷瞻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檝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尚書周武仲爲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上諭知閣門事韓恕曰。武仲若出。可先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詔東南諸路贍學錢。且令發運司拘收充糴本一年。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中大夫黃願直龍圖閣。知揚州。願。漳州人。靖康中嘗爲司農少卿。罷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

願之除日。麻不載。今因呂源改命。遂書之。蓋願實代源。此時維揚不容一日闕守也。願事迹不見於史。詔旨宣和四年四月己酉。願以福建運

判奏乞回避產業。自云貫漳州。後爲戶部倉部郎官。大府司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未知此時爲何官。今所書官職用紹興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復官狀。參攷修入。熊克小麻源除發副在甲午。今從日麻。

己丑。詔自今應驛馬遞卒者並權住。

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湖南安撫司奏狀修入。

是日宗澤再奏乞埽灑龍德。而改建寶籙宮。

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概之。了然區分。始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函

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強敵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勵，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謬神武，總領貔貅之士，埽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師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后諸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履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椿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挫敵也。培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也。臣衰老孱懦，誤蒙陛下識擢，俾畱守京城，兼開封尹，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護覆廓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壘粉萬狀矣。尙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耶。臣願陛下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惻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

作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敕。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甯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弱。自可撫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境。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閒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

忠鯁之論。儻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卽日還京。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卽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上優詔答之。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畱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爲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玁狁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歛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畱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纒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貳耶。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

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臣無任取進止。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

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又令滄帥劉錫密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絕河進兵。命澤總大衆自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澤聞命欣躍。齎金銀兵械。纖細畢具。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皆無之。姑附此。更須參攷。

甲午。以金人入犯。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初。陝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陷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鄜延經略使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討賊。旣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溪。旣爲涇原裨將吳玠所掇。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洛索盤礴於馮翊河中。掘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爲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亦斂兵保險。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

出環慶。吏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爲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致和中復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
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尙書。黨籍待制以上第一名。昌化軍安置。元祐中。追復龍圖閣待制。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靖康中。東坡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灑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

家焚黃二字。藻慚而怨之。〔案〕藻今年二月已罷舍人。明清實甚誤也。

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請下虔、吉、衡、潭四郡及沿流諸州造網船二千艘。從

之。以源言本司舊有運舟六千。今所存不逮半也。福建路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建州叛卒張員等六人誅之初。員等雖受招。而桀驁如故。會如意自職方員外郎出領漕事。乃議除之。如意至建陽。陰遣勇士離其黨。與本路兵馬都監黃濤。本州兵馬監押魏勝密謀。給員等至濤官居。俾受宣劄。因禽戮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旣而餘黨懷疑。如意幾爲所執。時新知州事通直郎方承齋。敕榜諭叛卒。至建陽聞之。醜不進。如意邵武人也。
案宋史繫甲午日。

丙申。大中大夫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爲祈請使。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州郡閒軍器乏少。請各以堅韌之木。廣置棍棒。蓋鐵騎箭。鑿不能犯。惟棍棒可以禦。且不日可辦。從之。賊靳賽破光山縣。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遂合諸寨。

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慤立朝，諤諤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爲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慤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薨於位，士民皆痛惜之。

此以慤附傳及靖康小雅參修。

上以慤河朔人，無家可歸，常賻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諡忠穆。〔案〕宋史繫癸卯日。

癸卯，朝奉郎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

案倫紹興三年正月乞券錢狀云：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過河。

遂與其副閣門宣贊舍人朱弁至雲中。

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酋不遣，時進武校尉朱勳從弁行，宗維賜以所掠內人，勳陽受之，逃去，宗維怒。

追而殺之。

朱勳事不得其年，據紹興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

甲辰，洛索陷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司用申狀，其入謁如屬官禮。時入內寄資東頭供奉官蘇淵爲熙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舊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略使張深奏淵尙習故態，凌轢帥臣，故有是旨。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罷政而歸，至瓜州，得喝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陞

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爲念。陸宣公奏議盡之矣。遂薨。景衡性孝友。兄死。事其嫂如母。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灑埽應對而上。皆入中道。以故修身行己。雖細必務。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傷之。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薨年五十七。後諡忠簡。

丙午。徽猷閣待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兄大中大夫阜民。皆以覃恩乞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爲中大夫。詔罷阜民。而阜民遷官如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爲博易本。以尙書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井蕭索。士人以併廢爲不便。故有是旨。其後遂併廣西復之。

戊申。兵部尙書盧益直學士院。初。益自閒廢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許之。至則除尙書。至是復有

此命。此據黃潛善劾書增修。益除兵書不得其日。熊克小麻。二月丙申。兵部尙書董耘罷。遂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爲兵部尙書。案。史。益。元年五月乙巳。自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落職奉祠。當二月間。權邦彥已知東平府。克蓋誤。

起居

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周望。起居郎司農卿林安上。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帥宗傑死。遂輟行。執權除命從省題名有之。今因望除左史。併著於此日。

己酉。秀州軍亂。初。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既免。直龍圖閣朱芾代之。芾頗肆殘虐。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卒徐明率衆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定撫定明等。且請擇守臣於朝。奏未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爲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廂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元年七月癸卯至是所增徧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恐費不給

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概增三分從之故有是詔。新法弓手三年六月丙寅役錢三年七月己丑可攷詔自今見任官有

涉疑異志者止許經不礙官陳告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即妄殺平人以爲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害良善者甚衆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

癸丑罷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拘借之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而逋負甚衆至是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奏畱其半

庶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大夫貧者仰以養廉國用雖乏其可取此自今勿得借。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七月壬

子而日麻繫之此日案今年九月丙子臣僚上言亦云五月三十日聖旨圭田更不拘借所書實誤詔持服人蔡莊罷徽猷閣待制其告令所屬收掌候服闋日

給付其餘前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具申省莊確子也言者論確之子懋既以欺罔誕謾交結權倖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爲待制士論憤鬱莊比守潁昌奴事李彥無所不至尤當竄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六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朔。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南劍州。李綱之得政也。二人自外除郎。未入而綱罷。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靳博文權罷。邛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才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崇觀間。西事既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爲印所準。事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

屯西兵。此恐是王環之兵。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

視師。率增印矣。尙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指揮。人戶願將金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尙書省度量給付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戶獻納。依隨處在市實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迪功郎。依已降指揮。並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數中。以十分爲率。更減一分。亦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內京東東路並隨處樁管。餘路計綱起發上京。不係沿途去處。變兌易輕齋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召人情願。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兵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朝廷調威果卒三千人入衛。未行。軍士葉濃等相與謀。互殺妻子以爲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

葉濃之亂。日麻會要皆云六月一日。而今年七月臣僚上言乃云六

月十日。惟熊克小麻繫之丙辰。丙辰初三日也。今從小麻案。宋史繫癸亥日。

戊午。尙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綯柔懦無能。故薦爲臺長。

此據趙姓之遺史。綯除中丞日麻亦

不載。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所便。不敢觀望。延誤本朝。須至盡忠。遂件論執。遂因繳奏。徧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今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路。揆以愚見。尙未合宜。臣竊寒心。而況鎖闈典司封校。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懸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至。朝廷之召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聞臣之事君。義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

士之所學。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晉。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爲庶人。况安國素無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乞致仕。不就薦對爵祿。高尚其事而已。然安國當吳敏用事之際。則幡然而起。亟遷給舍。何鄉者奉命之速。而今日從命之緩乎。方陛下中興。王業號令之出。當如雷霆震動四方。罔不丕應。而不能行於一安國。豈不損國威令之甚。况安國子寅。自郎曹謁告不至。已降三官。安國責以臣節。則事君不以禮。責以父道。則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成政事。厚風俗。不亦難乎。望罷安國新除。特賜黜責。以爲人臣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好謀。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無謂金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畱爲尙書禮部侍郎。浚入對。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畱。當專任用。浚頓首謝。

浚出守及再畱。日厯全不見。今據行狀增修。以禮部題名考之。浚除侍郎在今年六月。而無其日。

〔案〕史王綯奏上語有云。臣與浚同官兩日。而浚以祕閣修撰罷。綯以此月戊午入臺。則浚出臺當在庚申。故繫於此日。御史臺記。建炎二年空月。張浚直龍圖閣。知興元。浚除職。諸書俱不同。今從行狀。綯奏語見日厯四年三月辛酉。

癸亥。以盜賊未衰。命諸路武臣提刑專管捉殺。

甲子。疏決行在揚州及四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釋杖已下。其後建康府。越州亦如之。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臨軒
疏決。

乙丑。徐州觀察使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中大夫趙叔近爲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狎露臺娼周氏。亂後爲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喻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衆曰。汝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畢。已斷首於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取周氏以歸。淵以子俊。俊不受。乃遺韓世忠。

此段據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增入。周氏。彥古母。後封蘄國夫人。熊克小麻。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日。麻張俊申十一日到秀州。十二日巳時收復。十五日申到。今從日麻。

俊以功遷武寧軍承

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趙交之停官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丙申本

人乞改正狀增入叔近贈職。在紹興九年。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令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偁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女真不能水戰。偁曰。女真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

臣事。以此可知強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弼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知開門事文公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甬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與楷相見於壽昌宮門下。受其所拜表而還。

此據應誠所上語錄修入(案)錄應誠以六月丁卯見高麗國王楷。

楷令傳份議事。及送衣帶。己卯。府會。壬午。遣崔洪宰等至館。七月丙戌。文公仁等云。戊子。應誠以病求醫。壬寅。甲辰。八月戊午。連趣應誠復命。壬申。拜表。九月初。放洋。今併附此。餘見九月癸未。十月甲寅。

戊辰。詔諸路應輸內藏庫錢帛。經由揚州行在者。許兌撥。用端明殿學士同提舉措置財用黃潛厚請也。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春秋。紹聖閒。三上疏。乞置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子方剛介有守。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至是。兵部員外郎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子方所著春秋傳藏於祕書監。從之。

己巳。葉濃破古田縣。甲戌。入福州。掠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家金帛。欲縱火焚城。守臣顯謨閣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點刑獄公事李芑。防貲切登城諭之。甯十餘日。乃去。官軍追擊之。不利。芑。安陽人也。熊克小麻以芑爲閩縣人。

今據芑遺事。大抵芑亦僑寓者。克多隨。今戶貫書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己卯言者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如張遇乃河朔潰卒。未嘗習舟楫之利。一旦有急。卽劫舟張帆。蔽江東下。金人旣破唐鄧陳蔡。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閒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於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先是温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玘旣遁歸。朝廷除玘知鳳翔府。東京畱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畱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均敵禮。乾順許之。

此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

夏通書禮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庚寅謝亮乞存恤家屬狀參修。

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玘之潰也。其屬官王

擇仁以衆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瑛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流徙。式

遇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陝。湖湘。平底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自王夔除鳳翔至喻汝礪乞
闕川綱必非一月閒事以諸

書皆不見月日。故且牽聯附
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月日。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

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九
日給舍看詳狀增入。

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

檜實從。旣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於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他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深州防禦使蔡儼曰。爲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卽厚遺本路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慚色。儼京子也。此以王若冲所著道君北狩行錄修入。臣謹
案紹興日麻秦檜張邵奏及曹勛所獻書本乃云檜代作。與此不同。或者檜嘗草具此書。而上皇又親製之也。行錄以此書爲在中京所遺。而無年月。檜書首云。季夏極熱。臣案上皇以去夏去燕京。今秋移韓州。則在中京過夏。必是此年。故附著於此。世傳檜在金剛已倡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以爲之證。以是書考之。

疑金人知檜爲上皇草書。度其能任此事。是以歸之耳。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檜自京城隨金北去。爲大帥達賽耶君任用。此則秦檜北遷時。達賽方圖中山府。檜何由在其軍中。意者因草此書。而達賽移之。尼瑪哈軍中。爲歸之。張本耳。北狩行錄。上皇書。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凡俗自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下自疑。因循至今。某聞爲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故有國土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皋夔稷禹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於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禽頡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常爲北藩。故唐之衰也。終得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食。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受綰幣。舉中國珍異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賁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致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腸塗地。而終爲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治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平山妾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翼懷懷風首之兩端。某亦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問罪之初。深自刻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方之人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輿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治民於萬世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也。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亂縷。伏望台慈。有以照察。幸甚。日麻紹興十九年四月丁卯。御前降下曹勛所藏秦檜向在金國代徽宗皇帝所作書藁。某啓。季夏毒熱。伏惟元帥耶君台候。動止萬福。某居處幸安。實賴麻庇。離汴京已踰年矣。鄙懷千萬。久欲聞於左右。常恐犯不韙之咎。今閱日既久。則復慮後時之悔。又數蒙存問。審知英雄

大度可感以誠。敢悉布腹心。頃自大聖皇帝治兵之初。某卽承命於下吏。先皇帝惠然顧懷。結爲兄弟。載在盟書。永以爲好。某之敝邑。仰荷威德。怡然無事。又盡得前代故地。顧此恩紀。未知報所。適會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與長事。懷鼠首之兩端。某亦惑其謬悠。得罪大國。自知甚明。故於問罪之初。深自刻責。不敢抗兵。亟去位號。委國計於嗣子。亦蒙大國沛然寬宥。許之自新。復遵前好。而嗣子愚弱。不綱於禮。小人貪功。要取名譽。妄有交構。遂重獲罪於大國。禍皆自取。悔將何及。某向自傳位以來。退處道宮。不復干預國事。事無大小。並不預聞。此非敢妄爲之說。天下之人所共知也。凡諸往事。姑置勿論。請以今之事勢言之。夫南北之俗有異。因其君長而臣屬之。則可若混一之理。自古以來。無是事也。昔契丹耶律德光皇帝遷徙石氏。拘於北方。南朝遂爲劉智遠所有。終不臣屬。且石氏有天下。方二世。本乃篡立。初無德澤。智遠所以能攘其位而有之。趙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仁恩結人深矣。厥後六宗。世世修德。不忝前人。百餘年間。不識兵革。斯民仰事俯育。衣食無憾。乃以異姓易之。此在某實雜言。天下之人。自知其不可。今若因而存之。則世世臣屬。年年輸貢。得失可見矣。必欲拿舟交。廣馳馬。蜀。躡關。陝。決大計於金鼓之間。就使一一如志。欲所得之利。盡歸公上。則莫若歲歲受金帛。使佗人守疆。則莫若因舊姓而屬之。在耶君宜熟計而審處。聞嗣子有在南方爲彼人所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也。如蒙耶君以某前所言爲然。望賜採擇。某道專介論嗣子以大計。耶君可不煩汗馬之勞。而坐享厚利。伏惟麾下多賢。通知古今。諳練世故者。不爲少。想當裨贊成畫。笑談而定。瞻望旌榮。鶴立俟報。不宣。

秋七月癸未朔。詔京官到行在者。並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

〔案〕宋史

繫丙 用吏部請也。靖康初。用御史胡舜陟言。大治濫賞。元年四月已而遂罷。其年九月辛未。至是提領茶鹽司戊日。月癸丑。有旨可更不問。

奏辟朝奉郎鄭待問充準備差遣湖州。用赦薦舉宣教郎新江東茶鹽司幹辦公事張體純。論者以爲二

人皆以進頌得官。法當討論。悉罷之。而有是命。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常通判湖州。坐朱勳黨。衝替。至

是梁揚祖辟用之。

審量事十月丙子又改。

資政殿學士東京畱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

〔案〕宋史繫丙戌日。

成疾。疽作於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此疾度不起。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澤。初澤旣拘畱金使。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畱守事。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畱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爲通議大夫。後諡忠簡。

澤門侍之除。史及他書不見。惟遺事及靖康小雅有之。熊克小廡云。澤諡威感。與史不同。蓋誤。

〔案〕宋史繫丙戌日。呂中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禪。尤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仇。雪宗廟之恥。

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兩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辛東南之議。則宗澤還東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爲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解京城之圍。而伯彥則謂爲不可使。金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媪護赤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爲之致無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芑勒停。時言者論芑擁兵數萬。費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寇。停其官。責使捕盜。以尙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嚮者。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武勇之士。乃命嚮爲本路提殺官。尋又遣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將卒二千人。偕往討捕杞。永嘉人嚮。建安人也。

謝嚮爲臺法。史蓋不書。據御史臺記繫之。建炎二年空月。在王綽除中丞之前。〔案〕綽以六月除中丞。故附於此。杞。元年六月。

甲子。以朝請
即除吏外。

既而濃又破政和、松溪二縣。濃破政和。在八月辛未。破松溪。在其月。壬申。今併書之。〔案〕宋史繫甲申日。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爲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受。果賢且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仰三省遵行之。時宰相黃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引多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

此爲三年二月
己巳張激劾疏

張本。詔諸郡發歸朝官赴行在。時所在多囚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憫之。故有是

命。〔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者也。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蝟。窮荒絕漠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爲之禁防。或未過也。而太上皇帝推天地覆載之德。視中外之民。皆吾赤

子。惻然哀矜。形於聖訓。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風。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矣。

吏部尙書兼侍讀周武仲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武仲以

疾亟求去。上曰。如武仲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畱。最後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爲請。乃有是命。

戊子。榦辦內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邵成章爲死黨。好大言議國政故也。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

軍法。不得頗眼劄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衆皆鼓舞感戴。

〔中興聖政史臣〕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患也。治軍固不能不嚴。然治

之自有常法。若師出以律。孰敢不畏者。而諸將過爲慘酷。豈撫軍之道哉。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畱守。朝廷聞宗澤薨故也。初澤以便宜假統制官楊進榮州

防禦使。知河南府。會宗澤死。進遂輟行。

林泉野記。宗澤爲京城副畱守。招降諸大寇王善、楊進、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黃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爲變。遂以郭仲荀爲副畱守以察之。

〔案〕日麻。二年七月十二日甲午。開封府言宗澤卒。十三日乙未。郭仲荀充京城副畱守。蓋潛善等聞澤死而後除之。非以察澤也。熊克小麻刪取其語。附於元年七月澤初除畱守時。亦誤。是時楊進、丁進皆未降。汪、黃胡爲疑之。〔案〕仲荀兩爲東京副畱守。其初除。日麻不

載但於今年八月正除騎帥時繫副圍守銜克於仲荀再除時卻不書是以展轉繆誤今並不取。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上疏自辨不受張邦昌僞命。

且嘗奉國寶至濟州其言引資政殿學士呂好問爲證大略謂圍城士大夫特陛下在外共爲後圖好問不能獨任其責遣人起諸退人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爲陛下出也疏入遂召克家及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孫覲赴行在。

丁酉殿中侍御史馬伸言克家覲取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在靖康閒與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者結爲死黨附耿南仲倡爲和議之說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羣起而辱罵之欲執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卽位之初照見情狀逐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之所謂望賜寢罷竄之遠方戊戌詔好問開具當時因依聞奏其後好問又自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好問開具狀見僞楚錄誤以爲克家所奏而徐夢莘北盟會編又因之夢莘乃云謝克家辦事僞楚狀與呂好問所奏不同其執爲正蓋好問元奏云右臣準尙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

日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聞奏後來傳錄者減去右臣準尙書省劄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己亥祕閣修撰知荆南府唐愨降充直祕閣先是承議郎通判荆南府程千秋爲愨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千秋以屬吏其弟千乘訴於朝有詔勿治。四月丁未愨怒奏千乘僞造制書上命移

獄於潭州。四月而愨終不肯釋。言者謂方羣盜辭廣、祝靖、李孝忠相繼犯荆南。帥臣監司望風悉遁。賊既

癸未

據城於公安。止隔一水。維舟絞棧。欲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禦之。使人夜渡。焚舟毀棧。殺賊甚衆。遂不敢犯。岳、鄂、鼎、澧皆賴以安。民間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攘。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所宜愛惜。有罪猶當宥死。況無罪乎。臣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可知。萬一如此。則愨亦可謂方命矣。乃詔釋千秋。而愨有是命。

辛丑。詔以春霖夏旱。飛蝗爲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量輕重。捐其租焉。

壬寅。尙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端友罷。以言者論其不練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闕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

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八日右宣教

郎熊彥詩劄子

修入日麻無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

祕閣起復充畱守判官充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

呂中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

在則盜可使爲兵杜充用則兵皆爲盜矣充守東京則金至維揚充守建康則金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逃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則天下之事可知矣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

謙復直祕閣兼權大名尹北京畱守

丁未亳州言本州已增修城壁棚置樓櫓可以禦寇今防秋在近乞以本州界所管新舊弓手合爲一軍土軍合爲一軍清河裝發合爲一軍選才武使臣充部押官分守要害從之仍詔諸路一體州軍準此

庚戌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試尙書吏部侍郎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葉夢得試戶部侍郎既而克家不自安乞補郡乃以爲龍圖閣待制知台州給事中劉觀試尙書工部侍郎

觀之除日麻及後省工部題名

皆不見紹興二年十月刑部檢舉狀云建炎二年七月除工部侍郎故附於此俟考

朝散郎林之平爲監察御史之平莆田人也詔諸路應兵將捕盜等

官合應援地理內逗遛不進許安撫使從軍法時直龍圖閣新知杭州康允之言近杭潤秀三州兇寇竊發而屬邑及旁郡未聞有來赴難者必待奏報輒勤王師望以軍法約束軍民有立異功者仍具奏聞不次擢用以爲勸沮從之故有是旨

辛亥黃潛善言朝議大夫惠厚下自中京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至上皇所者上皇與宣和皇后相賀聖情甚悅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天性儉約在朕府中時每進膳未嘗改造侍上皇亦疏闊所得月

賜未嘗妄用。服洗濯之衣。破則補之。望明而觀。縫處如繡。蓋非他人所能及也。厚下。華原人。宣和中。嘗知解州。

是月。禮部貢院言。應詞學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紹興三年七月乙未改法。 燕山

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蕃漢之民歸者甚衆。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遂敗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授興從義郎。遷本州都統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七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爲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大舉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爲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請行之。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次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樁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依支封樁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尙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爲慮。數諭黃潛善。汪伯彥。輦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尙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尙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尙書戶部侍郎葉夢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曆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據夢得行述。案日曆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尙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廣州嘗發轉運使陳述姦賊。卻三佛齊使私覲珠寶異香文屬等直數十萬。南人以爲清。尙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人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尙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執權尙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覲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激並試中書舍人。

激去年已爲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魏憲康執權之除月。

日曆不書。今以後省及逐部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劉觀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覲。故因覲除。命遂書之。恐觀之去。畱不盡在此日。當別求他書考證。乃可。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

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三年九月辛丑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譎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

事見五月乙酉。

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

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覲。黃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

事見二月壬申。

又如吳給。張

聞以言事被逐。

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聞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罷時。

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尙仍舊體以言爲諱。其

壅塞言路有如此者。

成章事見正月辛丑。

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

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遜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爲己助其毀法自恣有

如此者又如張懋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用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

景衡

堯見五月。六月。澤七月。

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

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

事見元年八月壬午。

又如呂源狂橫。陛

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升發運其強狠自專有如此者。

事見五月戊子。

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

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攬軍情有如此者。

事見元年五月丁酉。

潛善伯彥

所爲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

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

大事。疏畱中不出。

甲戌仲改
衛尉少卿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

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

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

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閒。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警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穽以待

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為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知台州。

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紹興元年三月子砥乞差

遺狀
參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買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

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為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

三年七月
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祕閣知棣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

日曆無此。今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缺望也。

丁卯光祿卿吳巖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觀除福州及罷日曆皆不載行狀云上雷維揚人情危懼公申前議欲上狩金陵執政聞而聞之乃以爲待制知福州言者繼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

已於罷工待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馬仲劾孫觀謝克家嘗及觀圍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巖夫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卽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旋

卽罷之紹興八年二廣行鈔法公私便之自揚祖卽鎮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權茶以斤計者浙

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百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

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彬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

府、鼎、澧、辰、沅、歸、峽、
鄂岳州荆門軍、
福建五州九十八萬、
州、邵武軍、
淮西四州一萬、
舒、廬、新州、
安豐軍、
廣東二州二千、
南雄、
循州、
廣西五州八

萬、
靜江府、
涪、賓、昭州、
皆有奇、
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
總為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
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

〔案〕茶引錢數原本錯入通
收鹽息錢句下、今移附於此、
鹽以石計者、
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
臨安、平江、
府、秀州、
浙東四州八十四萬、
紹興府、
溫、
台、明州、
淮東

三州二百六十八萬、
通、泰、
楚州、
廣東三州三十三萬、
廣、惠、南、
恩州、
廣西五州三十三萬、
廉、高、欽、
化、雷州、
率以五十斤為一石、

皆有奇、
以斤計者、
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
福、泉、漳州、
興化軍、
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
總為二萬七千八百

一十六萬餘斤、
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
此紹興二、
十五年數、
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
乾道三年三、
月癸丑立額、
而四川三

十州、
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
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
成都府路九州、
利路二州、
歲產茶二千一百二

萬斤、
隸提舉茶馬司買馬、
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
蜀茶十一月庚子、
蜀鹽紹興、
二年九月甲申、
所書可參考、
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筭

州居住鄭滋復徽猷閣待制、
以言者論滋為李綱所惡、
謫非其罪也、
滋去年、
七月、
貶、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譏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謨閣待制知潭州曾開奉祠。從所請也。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曆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銜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爲人妄誕。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命來屯。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卽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爲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卽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李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存恤成

軍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曆乃於元年十月乙丑書命劉世光討成。此實誤。乙丑十月九日也。蓋會要載世光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誤。今從趙銜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

哲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薦士具銜乃如此。〔案〕此月八日。馬伸論二相疏。猶云哲掌絲綸。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

朝請郎王瞻為殿中

待御史。

此據御史臺記。無月日。案瞻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

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為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

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贈官。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強兵。

昌寓家傳云二

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附見此。

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

王若冲北狩錄云。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

韓州在中京

東北千五百里。

去燕山二千五百里。

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箱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齎持。

諸兵因之攘劫。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

金遣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

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養。駙馬都尉蔡條嘗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

秦檜既不與徙。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為賦詩。有嘗膽思

賢佐之句云。

此以張匯節要。王若冲北狩行錄。趙牲之遺史等書參修。但牲之繫之春末。恐誤。世傳金人賜韓州供給二帝詔書。其詞鄙陋。非真。今不取。四年七月乙亥。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徧重。均十二萬匹於浙東西諸州。

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黃潘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詔責伸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之三年二月丙子再召是

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舟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西進初授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中興聖政臣圃正等〕曰恭維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爲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然拔寒賤抑權貴以端仕進之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爲天地之度動則爲雷霆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

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爲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戶部尙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尙書盧益舉朝請郎惠柔民。刑部尙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絢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珣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鞞。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傅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激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鞞。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閒。虎臣爲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卽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覺未見。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旣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

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溼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牲之遺史及秦檜奏劄參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也。政贈官

在四年十

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升帶本路兵馬鈐轄。日麻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席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土兵射士隸提刑司，卽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期集費。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

降旨復舊。宣教郎季洞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託安

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詔列郡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戊戌，上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爲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論之了無疑滯。後五日，又出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

〔臣〕雷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不能忘之矣。

辛丑。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涇原統制官曲端既以畱守司之命。權河東經制使。卽檄鄜延經略司濟其芻粟。方擬議閒。會經略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爲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雍。耀閒。端以未受命爲詞。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齋。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卽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嘗有公移往還。已奏乞迴避。涇原經略使席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遂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旦令原慶出師爲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鱣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龐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以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旣得兵柄。則徬徨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權管州事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窮討強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曰。朕以豐年爲瑞。今密爲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爲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獒。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交尙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合。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閒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遽復之。
丁未。東京畱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用。王善會兵收復兩
河。用湯陰縣射士也。乘民驚擾。聚而呼之。從之者甚衆。其後受澤招安。廣前驅。纔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
撫馭。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衆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

是秋。〔案〕原本繫己酉日下。宋史作是秋鄂爾琨達寶破五馬山營。信王不知所終。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雜繫的日。今從史冠是秋於此條之上。

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

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眞定府韓慶和。副統素赫恐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卽
大發兵至五馬山。攻朝。天鐵壁諸寨。無井汲水於澗。爲敵斷澗道。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慶和獲其母妻。
信王亡。不知所在。此據張匯節要靖康陷金皇族數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

西京畱守司將官王仔奉啓運宮神御始至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

（案）是月壬子朔。

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攀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楮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尙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爲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子。監察御史江淮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閒。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彥仙書。日月

遠近上曰。朕以其私書不欲取觀。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代帝王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

德也。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己丑。今從日曆。

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案)宋史繫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覲。中書舍人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覲奏也。時夢得屢爲黃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斂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來上。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激詳練民事。遂命同討論。尋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閒。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來經制司酒糟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爲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爲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者。願取行之。頤浩言。其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量給酒錢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

熊克小曆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殘破。諸州皆竭藏。而官兵無所資。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

欽宗實錄亨伯附傳亦云亨伯爲經制發運使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號經制錢後翁彥國爲總制使做其法又取勝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蓋自此始(案)史與克書皆誤經制之法實建議於陝西後乃行於東南總制之法創於紹興非翁彥國所立彥國嘗爲經制使未嘗爲總制使也經制事三年十月戊戌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

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

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徬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興統制官曲襄魯珪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衆詢詢以頓兵不動爲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多昂摩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案)北盟會編無阮師中。鞏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

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鉢孫茂皆降金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郎万俟卨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簾陽武人宣靖閒嘗爲太學錄

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簾家陳乞贈官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逢

金兵戰死未詳

多昂摩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衙擴

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維以兵來會宗維自雲中南出將歷懷衛而東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犯澶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

趙姓之遺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圍城凡三十日逆數之當繫於此日

朝廷亦聞金在澶濮閒故遣韓世忠張

俊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瓊代行。瓊請閣門宣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爲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節不著。難與共事。卽稱疾就醫真州。瓊並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爲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爲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遂命六宮從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畱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熊克小曆略載此事於十一月

癸巳。與日曆不同。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黃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日曆無此。今以紹興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葉莫繼到吏部公邊修入。

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聞祭有所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

地祇冊文。蒙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敘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爲無補。從之。是日。案宋史鑿閣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

甲子日

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畱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旣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畱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間。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凶賊。終爲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爲流矢所中。馬驚墜。進爲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揚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爲畱守也。日繕兵爲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爲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甲戌。大理少卿吳瓊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尙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虛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釐正之。至是。都省以畱滯爲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

罪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

事初見七月癸未、四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

趙牲之遺史云先是詔求奉使絕域者虛中方提舉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觀文殿學士爲大金祈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瓊引兵至京師。

是月朝散郎顧文爲監察御史。

日曆不書此據臺記。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

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喪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爲官兵所執。案宋史繫十一月朔辛巳。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丁進降之。正彥初至淮西。

卽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彥檄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拒之。踰月。正彥大怒。驛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劾正彥逗撓失事。持兵不歸。可重黜。正彥之出師也。請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遼登進士第。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晏總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逮至淮西而進軍頗衆。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旣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旗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功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官武功大夫。而晏

遷朝散郎。各賜金帛。晏悉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觖望。

十有一月癸未。案是月辛巳朔。初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卽犯公私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

侍郎張浚請也。初汪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似

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顧私。已徑令還

鄉矣。上優詔勞之。或曰。伯彥密使人贖似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嗣。熊克小曆。知樞密院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婿梁汝霖者。皆爲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

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遁。至河。偶得漁舟以濟。案宗澤未卒前有奏疏云。助奸臣贖子與婿子之謀。則其圖歸已久。非倉卒遁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丞出割地事。見伯彥中興日曆頗詳。克稱爲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悖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結集。雖衆將捕之。或不足。近者

增置弓手。實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尉

未辟者。趣令辟之。晟悖。麻陽人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

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

今年十月。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冤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衆伏

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

綱之責。日曆不書。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嚴實論修入。綱爲王綯所劾。惟朱勝非閑居錄略及其事。未見全章。綯以此月丙戌遷禮書。故且先

載綱論命於未遷之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案〕宋史係辛巳朔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頤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激押伴高麗

使入貢日曆不書會要在此月奉表謝罪據朱勝非閑居錄云爾張激押件事〔案〕日曆十月壬戌載上語云激近押伴高麗人使與賓客言甚知體然此時高麗使未來或是十二月戊午激等奉常平法時上語亦不知高麗人入朝無本日激以是月丙戌除中丞故先書押件事俟考〔案〕宋史係辛巳朔既見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答之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絢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激試御史中丞給事中孫覲試吏部侍郎仍兼權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書舍人右司

諫鄭穀試右諫議大夫

日曆於十一月丙戌載頤浩夢得除命而熊克小曆併絢激書之〔案〕日曆十二月戊午記討論常平事夢得激尙帶舊銜豈非未遷時已上此奏而後乃行之耶〔案〕吏戶部題名頤浩夢得覲之除皆在十二

月而激十一月間常押伴使則未應已爲中丞必有一誤以臺部後省題名參考之頤浩夢得覲之除有月而無日穀之除有日而無月激之除有年而無日至絢望之除又全不見〔案〕十二月五日望奏民間習射事已繫舍人銜而激實代絢望實繼激則在十一月也今因頤浩夢得除命遂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 頤浩在版曹嘗乞輦致左藏庫官物過江言未及行而徙

九女澗遞卒王安擅拆東京畱守司遞角事聞丁亥詔特依軍法後有犯者視此

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

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感於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日曆載此事於十月九日庚申。蓋因汪伯彥時政記

所云而未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尙半月。蓋十一月九日己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討成。不應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見首尾。時政日曆差一月。熊克小曆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辛卯。上夢上皇在延福宮。亟往拜之。翌日。以諭輔臣。淒然良久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近聞宇文虛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頷之。日曆載此事於十月十一日壬

戌。恐誤。今從熊克小曆附此。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今年正月。金人

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略使兼節制陝西軍馬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防州。聞金人至康定。夜趨鄜延。以遇其前。金詭道陷丹州。丹州界於鄜延之閒。庶乃自當鄜延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趨其進。且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爲端

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統，孰與李綱救太原之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於寧之襄樂。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資以貴戰士，敵不敢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彥明帥所部力戰，坐於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敲而殺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乃以其軍付瓌，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依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於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

兵乃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意沮，因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瓚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瓚不應。會有告瓚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瓚，謂中孚曰：瓚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瓚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瓚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威武軍承宣使折可求謀夾攻虜。洛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乃令人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與葉濃戰於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其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軍中，復謀爲變，俊執而誅之。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二月庚申。今從日曆會要繫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知福州吳巖夫移知南劍州。

此恐與十二月丁丑所書余深奏雷江常事相關當考。

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

帥宗維自澶淵引兵至城下，意以爲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祕閣宇文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

犯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充本路經略安撫使。王棣率軍民固守。金僞爲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附。汝百姓何敢拒帥。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爲軍民所踐而死。城遂陷。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古亦爲亂兵所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夫。建古。鉛山人也。

開德之陷。史無日月。趙牲之遺史附於濮州之後。日曆紹興元年七月一日。鄭建古妻傅氏訴鉛山縣科須狀云。建炎二年十二月。月金人圍閉本府。戰守陷沒者。必得其實。但以前不見本日。故著於此。舉頤正忠義錄云。棣巷戰而死。蓋其家陳乞恩澤狀云。爾與牲之所記不同。頤正所錄。又以棣爲顯謨閣待制。亦誤。棣。建炎元年已遷密直。遷其顯謨閣學士。未知在何時。亦當考。於是有言粹中死事者。乃贈徽猷閣待制。

粹中贈職。日曆會要皆無之。惟季陵外制

集有制詞。略云。一城之人。同日而死。汝無負者。朕實痛之。

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臣直徽猷閣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趙

不試謂軍民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爲計。衆不應。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淒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啓門。而納其家屬於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之以土。人皆哀之。

此據趙牲之遺史。但牲之謂權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案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

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徽猷閣權州事。建炎元年五月。升直徽猷閣。知相州。卽此人也。澶州之陷。當別求他書各繫本日。案陷相州。宋史繫壬寅日。

東京畱守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

河以沮寇。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爲奉議郎。假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

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於澶淵。時河北紅巾甚衆。行可等始懼爲所攻。旣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且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畱不遣云。

庚子。上親饗太廟神主於壽寧寺。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

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

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

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罷。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賊盜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做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卽園戶市之。茶引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往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爲茶市。交易者必由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改酒法在三年十月辛丑。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辛丑。上齋於行宮常明殿。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爲保靜軍承宣使。煥嘗爲上言。馬仲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於圓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禮畢。赦天下。命侍從於廢放黜謫之中。舉才幹敏強之士各二人。吏民因忤李彥、朱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禮賞給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殿用習儀二十人詣壇行禮。

中興聖政。詔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宋之舊。嗣守神器。適歲當郊。祇見於皇天后土。大懼非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繁陰凝翳。震於朕心。罔燭靈旨。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靄澄霽。迄用成禮。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幸。矧敢忘康。方恐懼修省。以靈承扶持。安全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難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風憲。有言達於予聽。必思必誠。毋奪於私。凡曰有官君子。飾躬謹行。惟職業是修。令部使者暨爾百僚。有爲有行。其必曰。毋傷於民。毋害於國。中國爪牙之臣。敵愾難。毋貽名節。羞軍民戰士。咸奮忠力。毋至失業。無依怙終爲暴。臣雷正等曰。大雅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今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而大懼。非德。弗獲顧歆。觀煩陰凝翳。震於朕心。其爲小心翼翼至矣。薦事之夕。垂象燦炳。風靄澄霽。迄用成禮。其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厚矣。聲聞於上。既獲祇事。又且弗敢自幸。蓋恐懼修省。下詔自警。因以戒羣臣而勵多士。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故能坐收三紀乂寧之功。用傳於聖神。益恢中興之烈。其與夫天復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偉哉。

武功

大夫達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以平葉濃之功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使舉人兩與薦送者。卽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攝之。兩路正攝凡五十人。月奉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敕歸吏部。至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墳上利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捕赴都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爲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如狂。不可深詰。因露索之。左臂刻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揚州根治。則自言蘄州人。嘗見有認富家爲父者。所得甚厚。意

欲效之。雖加箠楚。終無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爲實真狂人也。乃釋之。尙書兵部侍郎李邴兼權直

學士院。

邴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

上之享太廟也。祕書少監林邇讀祝文而失於恭恪。邇汪伯

彥客也。臺諫欲論其罪。黃潛善遽擢邇爲起居郎。旣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

此事日曆全不見。今以張激劾潛善

等章疏修入。激章疏無邇名。(案)祕書省題名。邇今年十月自少監除左史。而後者題名無之。蓋未上也。然朝獻失儀。當在十一月拜郊時。題名云十月。恐誤。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

安宅歸安人。事上皇爲工部侍郎。

此事日曆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分析致仕狀修入。

陝西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於絳州。

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旣爲劉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權州事迪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成糧盡引去。

淄人求救於知滄州劉錫。會金人來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方具香花於城上。望塵

歡譟。旣而知爲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

(案)宋史作寶。

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遂徐圖之。曲端遣

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爲玠所擒。端自襲擊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吳玠殺史斌。趙旻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傑功。

續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州之後。而云金人內侵已三年矣。其實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分此三年作二年。(案)三年九月長安已陷。而綸碑乃云三年冬。劇賊史斌據長安。謀爲不軌。實在誤矣。其實戰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擒史斌在今年之冬。但華州以十一月收。

復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

〔案〕宋史作蓋進。

圍棗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祕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爲所

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

剛之贈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旣渡河。其前軍準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

其衆千人降於東京。畱守杜充時。种師道小校桑仲爲潰卒所推。亦降於充。充皆以爲將。

十有二月。

〔案〕是月辛亥朔。

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於奉國寺。中書舍人周

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

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從之。令尙書省立法。

〔案〕宋史係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翁彥國追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彥深。罷尙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鄰州編管。時言者論彥國本屠沽飲博之雄。奴事楊戩。靖康之末。阻兵觀望。與趙子崧締交結黨。以觀時變。挺素無行檢。事伶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沒。挺與秦湛輩縞素延客。自稱義孫。則所養可知。深室塞暗昧。以李綱所用。觀朝廷正綱之罪。心懷忿恚。神識如癡。望併賜罷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觀子也。觀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勘。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夢得。孫覲。張激。討論常平法事。頤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爲提舉官。已而頤浩請追還。

常平司糴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還糴本在三年正月庚寅，今併書之。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壬辰，今從日曆繫此，但日曆於去年十一月癸亥亦書此事，蓋重疊差誤。

己未，詔諸路非見闕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辟，以論者言監司帥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故也。

庚申，金人犯東平府，守臣寶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引兵至東平，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劉豫遣其子承務郎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日，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縋城詣軍前通款。此據偽豫傳增修趙姓之遺史云：李成侵濟南府界，擾於外邑，濟南堅守拒成，求救於滄州劉錫，會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救兵來矣，即不爲守禦，備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案〕此與諸書不同，疑得之傳聞，今不取。熊克小曆云：尼瑪哈遣人啗豫以利，豫遂納款，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豫傳削尼瑪哈名，庶不失實。豫傳載豫降在建炎三年己酉。〔案〕汪藻撰郭永傳云：金俘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當在此時，但未知的日耳。日曆建炎四年八月丁亥，權邦彥敘官狀云：建炎三年正月內，因金人重兵攻破東平府，衆兵救奪得出，奉聖旨疾速發赴行在，或是在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降此旨，亦未可知矣。今併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罷鈔法，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事司實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置輕齋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

熊克小曆載此事於十一月戊申。今從趙性之遺史。

此。繫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

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卽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爲礮。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詞。遂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尙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啗之。永瞑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永戟手罵不絕。宗維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塾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並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卽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爲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清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勇節。金人旣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

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畱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呼號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珣，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頓首謝。此據伯彥所進時政記。潛善入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

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

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爲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呂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爲汪、黃所不悅，繼以潛善同相，則必爲潛善所排。

於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耳。夫人主所職在論相，而小事以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

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加檢校少傅，錄淮西之勞也。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講王賓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賓忿怒不平，御使中丞張激劾賓本綱

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卽於經筵畱身除用偶後他人而躁進如此賓坐罷去。

辛未金人犯青州。

乙亥承議郎吳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以論事忤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旣得充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爲塞數下山與金戰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於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爲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激薦也激言僞楚時有自列卿而爲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騶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蕃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爲人願賜褻擢庭秀先嘗爲臺屬去故遂擢用之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曠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寧府。

丁丑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大夫守祕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案〕宋史深昂並分司進昌軍徽州居住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耿南仲再責本州別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

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激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搔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畱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之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

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卒於吉州。

日曆深昂貴命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

仲貴命今從

熊克小曆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團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未嘗多以金繒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尙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尙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爲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錫緡錢。責之募戰士。

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及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卽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爲敵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爲備。浚率同列爲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

浚參贊之除。日曆不見。平江記云十二月二十八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九

【建炎三年】歲次己酉金太宗晟天會七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是日賊貴仲正引兵犯岳州。京西北路兵馬鈐

轄翟輿訴翟進死事於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輿爲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畱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輿。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責輿破賊。於是輿與其子琮率鄉社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太府卿程邁爲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朝奉郎王旣通問至金。金人遣之。併遣

祈請副使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畱虛中而獨遣

可輔。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宇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遺還。與此不同。誨旣與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爲朝奉郎。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使還除知楚州。亦

諛誨知楚州。

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爲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泉與小教頭張

成率衆據濰州。皋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

紹興六年二月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柴天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因以何時死事日曆去年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置衙則其

死蓋在去
年當考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畱與飲。伏兵擊殺之。遂併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於壽寧寺。

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案)宋史作
檢校司空

占城國王楊上麻疊。

(案)宋史作
楊卜麻疊

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眞臘國王金哀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闍婆國

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人使金。乃召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宋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吳得體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草二帥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語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旣而金兵奄至。遂輟行。

辛卯陝州都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卽以興知

號州。興起兵事見

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涑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爲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

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

與中國侔矣。此以洪皓松漠記聞參修。皓又云。女真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案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喇布已卸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以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故以爲疑。今略刪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畱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於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

萬。分爲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爲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

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爲畱守。又受招安。屯於京城之南

南禦園。善屯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寶皆屯於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

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

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金人旣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姓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關新知青州

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劉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迓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爲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守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爲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原名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曆。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福建路轉運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二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御史中丞張激以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寇之策。吏部尙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爲魚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算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阨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尙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

時則每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盧、壽、和州。南則唐、襄、荊、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遊騎及於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擊楫以濟。或以精騎閒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

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鈔節申尙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

此據張
激劾黃

潛善等疏修入疏云。正月二十一日降旨。庚子二十一日也。朱勝非閒居錄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諸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即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仲劾疏全不同。日曆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

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爲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皋。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皋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旣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己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闔扉不納。而縋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旣爲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爲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翌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

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舍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畱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穎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陳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旂榜招之。昌寓見味道。使人探其囊中。得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於市。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閒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役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

據復家乞恩澤狀
云正月二十七日

初。宗維自襲慶引兵欲

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侯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爲金兵所擊。以爲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爲興復計。宗維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忠節。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於汴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爲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於汴陽。世忠在

沭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其將閻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熊克小曆。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爲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案去年五月。世忠與遇偕至京西。今春遇至京東。乃死克誤也。後軍管隊官李彥先

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州。入海聚衆。自此輔達聚衆於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爲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寬而去。

於據趙牲之遺史。但牲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寬家自陳狀修入狀。

云。陷陣身亡。與遺史不同。以無他書可考。姑從遺史。

京東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李祓從軍在淮陽。爲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

遵最孫。祓清臣子也。

呂中大事記曰。金之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秦州之曾班。泗州之呂源。閻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史。被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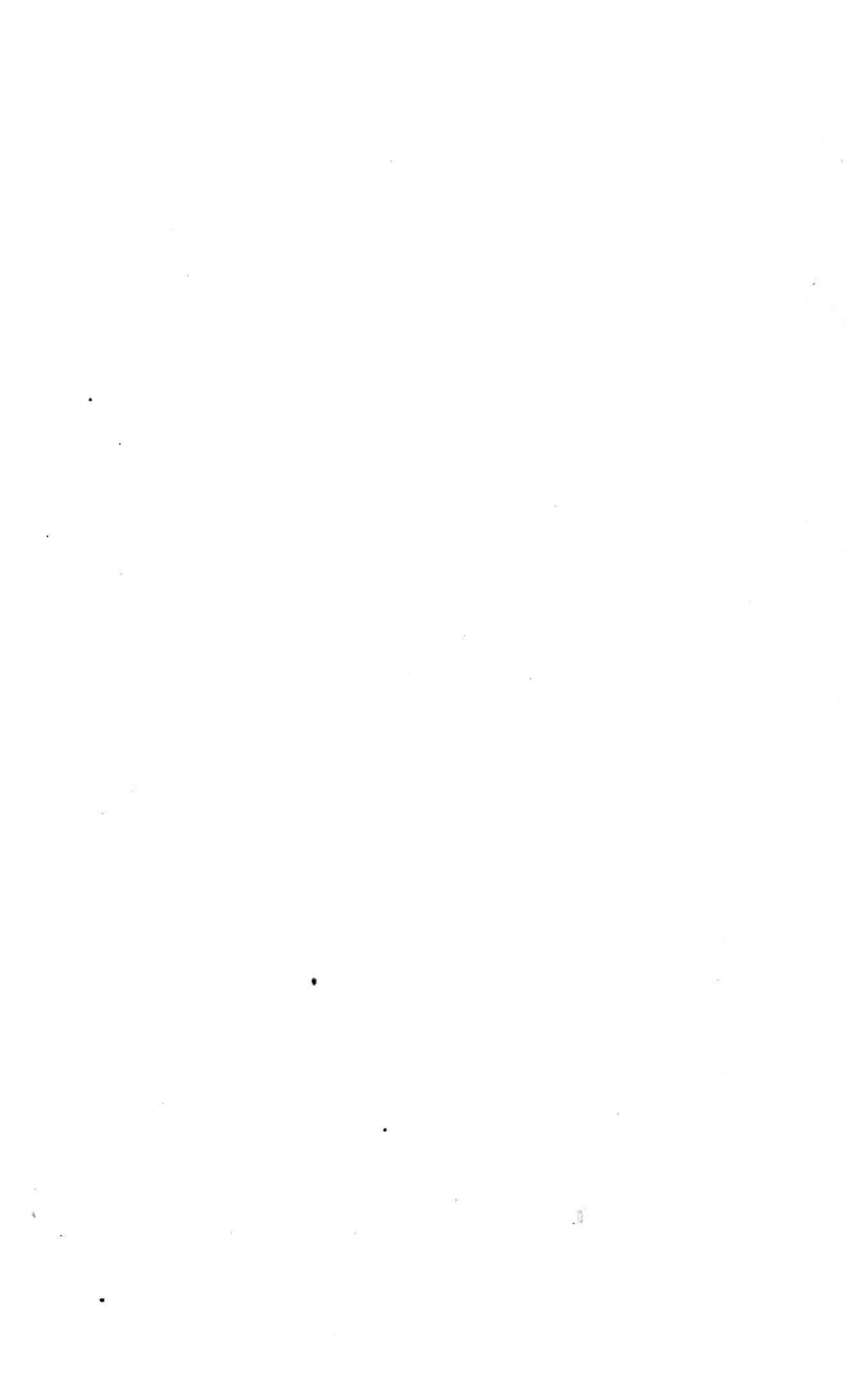
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尙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氈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閻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爲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

爲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

呂源事並以源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

金兵至泗州近境。瑾引兵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鬪死。金人乃於泗州之上數十里閒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卽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畱。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

行在錄修入熊克小曆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

戶部尙書葉夢得卽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

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尙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松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卽潰。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旣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爲然。夜江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鄺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爲金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卽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爲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鶚、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

熊克小曆作大理卿黃鶚。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商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曆。又日曆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

州宜興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實成都丁記云。黃聖徽爲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聖徽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爾。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乘馬而行。或謂敵騎邂逅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徽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爲所執。聖徽竟死。朝廷後知之。卹其家甚恩。聖徽。哲子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今附著於此。

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

及是。失定所在。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於瓜州鎮。得小舟。卽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穀請幸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穀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

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吳某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引兵屯摘星樓下。縱火。城內煙燭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晏氏卽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殊。臨川人。慶曆中平章事。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舳舻相銜。

運河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潮不應聞。盡膠泥。

淖中。金兵取之如拾芥。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畱者。上至鎮江。宿於府治。從行無寢具。上以一貂皮自

隨。臥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申宣諭聖詔修入。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彜爲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彜同寢。上解所御

緜背心賜之。士彜。仲維子也。商恭肅王生韓榮思王宗錡。韓王生鎮海軍節度使仲維。初。賊靳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

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眞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眞州而去。眞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

揚祖亦遁。賽與其衆往來於江中。中興聖政張匯進論曰。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瀘漢。山東諸州郡。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驅

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尙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蠶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

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可也。而乃望風自潰。爲敵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案匯全論。見是年十二月己丑。此係節文。

癸丑。金遊騎至瓜州。民未渡者尙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兵驅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州。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爲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

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畱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諸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畱。吏部尙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尙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畱此。爲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獨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畱滯。蓋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十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爲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州渡。旣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

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爲是

此以三月十六日鄭穀劾子修入穀疏稱內侍陳棟動之言即時南來穀時爲

諫官當得其實

日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畱陛下執政未對有內

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階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卽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畱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畱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卽上馬行以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爲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顧述

此除日曆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宮祠狀修入

頤浩爲資

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掘江口兩司軍馬並同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之

此據惟忠附傳

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

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畱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爲號淵及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儀

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

上離鎮江日曆在癸丑。熊克小曆在甲寅。按朱勝非閒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粹勳王記亦云：甲寅幸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

金人入眞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於竹林寺中。付之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金人揭榜於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者萬餘人。自邵伯鎮往太興。後爲薛慶

軍者是也。

趙姓之遺史云：金人榜上繫銜云：東南道都統李革、東南道副都統李革、東南道都監凡三員。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爲變。以夜縱火爲

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祕閣修撰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謨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

此據孫觀撰李謨墓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曆不載。建康題名在今年二月。絳、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

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

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旂。笑曰：是將軍者。豈解殺番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瓊。命斬於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杖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掠。紹密死於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爲灰燼。久之。贈紹密太中大夫。

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熊克小曆載瓊去年十二月引兵至江西。恐誤。願正中興忠義錄云：紹密以守城爲金人所殺。

蓋會要之誤。而頤正又因之。日曆。紹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密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夫親至賊寨招安。賊徒不從。反置亡夫。不肯放出。亡夫說罵。警不負國。遭賊殺害身亡。與此不同。今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龍

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輿疾從上南渡。遂卒於鎮江。六月丁亥。降旨賜卹。

乙卯。上至無錫縣。熊克小曆。丙辰。次無錫。縣今從日曆及巡幸記。縣令任謙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獎。朝奉大夫知秀州葉

煥復直祕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困告於朝。

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文章疏。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是日。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

日。守城向子恣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爲州民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爲首者。子恣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釘於望江橋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櫛而食之。子恣。子謹弟。江淮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上疏論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爲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

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於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於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於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金人犯秦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爲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亢齋降書詣軍前。植降旂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懃弟也。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丁進旣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進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給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

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

此以朱勝非開居錄。趙牲之遺史。維揚巡幸記。參修遺史稱進及淵於呂城鎮。淵數其罪。收斬之日。曆亦稱淵斬進於馬前。皆與開居錄不合。然開居錄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曆

在甲寅。熊克小曆在乙卯。開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案勝非以初八日離

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開居錄載進自訴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於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爲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畱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州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據開居錄。日曆。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民控扼等事。蓋後來所降省劄也。勝非再對。畱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

同治事。上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畱。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尙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卽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朱勝非開居錄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卽作奏。有旨。晚對。差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而日曆及張浚平江錄皆繫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上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開居錄所記事。日辰亦多差。但當取其大綱耳。

忠訓

郎劉俊民爲秉義郎。閤門祇候。初。上聞金人尙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

情僞。上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齋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和事。其藁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祕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畱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

趙牲之遺史云。莫使

軍前者。進武校尉劉仲顛行。與日曆不同。恐牲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曆。但日曆載此事於初十日上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勝非自不與此議。胡安國劾疏何爲以邦昌專賞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增入。

是日。金人陷

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走。道遇葛進退兵。乃知青州尙爲朝廷守。卽趨青州。駐麻家臺。畱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

錫已見元年六月己酉

金兵至城下。通判州事孔德基以城

降。

己未。上次秀州。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爲沿江措置使。總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充副使。詔通判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祕閣知鎮江府。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州治事。時揚州已爲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

州羈管。願羈管本末日曆不書。但今年三月鄭穀論錢伯言章疏中略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舉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上於內殿。上諭以金人尙畱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維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熊克小曆。頤浩除命於丁巳與朱勝非同日。今從臧梓勳王記。梓所記又

云。聖訓丁寧。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即可總兵屯於鎮江。蓋二人非同日受命。梓記頤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頤浩受命在壬戌。而頤浩奉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曆不同。案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在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是以差誤。今姑從日曆。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楊

維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節制。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畱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急有警。傅不可

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後。庶幾行在不致誤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見之明。然不知後何以竟行。此事更須詳考。

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爲沿淮防扼。自池州

上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平爲沿海防扼。自太平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平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尙書葉夢得自宜興開道之杭州。至是來迓。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麻。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顯寧寺爲尙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爲升暘宮。葉夢得爲上言。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於堂外。上御白木牀。上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閒。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困餓不能與。會監門官閣門宣贊舍人石贊夜啓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卽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爲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尙飲汝酒乎。謾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翌。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

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於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塵第三錄增修孫昂事以楊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略曰。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瓊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閒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變輿之遑遽。拏舟楫以播遷。詔不許。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哲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膚敏試尚書刑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侍其傅罷。尚書吏部侍郎劉珪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

十一月丁未放還。呂中大事記。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伸、殺陳東、歐陽澈、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罪。

李綱以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

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

中興聖政一日。

呈進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白。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囿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爲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爲尙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從官。雖然。衆賢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叵難收。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容鑑英接之榮。是之所以爲全盡也。唐陸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精其擇。則眞實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眞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人。眞可爲萬世之訓也。

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

宰相

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卽再伸前請。必冀明正典刑。以厭公議。自上卽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爲之切齒焉。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詔應緣金人曾到州軍逃避守武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李安爲親衛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朝奉郎劉誨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武顯大夫文州刺史榦辦御輦院潘永嘉罷。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撥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畱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

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追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渡鋪以使臣一員蒞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尙書省。戶部尙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樞密直學士東京畱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人。〔案〕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復入城者。入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於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畱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激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略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畱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眞、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於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昇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爲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漕、濮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僞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爲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其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鈔節，申尙書省。壅塞言路。其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其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司使，則樞密院爲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其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其罪十五：身爲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其罪十六：敵人相拒，斥堠全無，止據道塗之言爲眞，致此狼狽。其罪十七：敵騎已近，尙敢挽畱車駕。其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爲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爲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英殿修撰。二人朋比，專務欺君。其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其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尙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押

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呂中大事記。方上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此申包胥哭於秦廷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避敵歸路之請爲義。

兵京城之請爲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茂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爲義。而汪黃又沮之。迨上之卽位南京。此肅宗卽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圍中原之請爲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爲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耶。澤爲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耶。綱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志沮。澤在則盜可爲兵。充守則兵皆爲盜。澤在則黏罕逃遁。充用則金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爲之也。

戶部尙書葉夢

得守尙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激守尙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穀言。陛下南渡。出於倉卒。朝士大夫省臺寺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爲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望下此數州。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官。各具官資姓名。申尙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危。詔三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器全闕。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剽刷民匠赴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爲例。尙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垂腳三嶺爲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翹措置千秋嶺外。內以宣義郎知建德縣林師說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尙書水部員外郎詹太和措置襄陽嶺。承議郎知桐廬縣孫佑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麟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腳嶺。宣義郎王殿充統轄官。控扼常

州來路。並量起隣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資。兵糧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匹。兩為軍費。佑、北海人。與師說。暇皆常守把。有勞。為葉夢得所薦也。太和已見元年正月。既而以子嶙直祕閣。知秀州。

大和直祕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太和乞致仕。許之。太和除淮漕及致仕。日曆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太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漕。未見本月日。金人去

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

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四年四月乙未。未可參考。門下侍郎顏岐等言。方在兵閒。禮宜簡便。所有

執政官張蓋。設狨座。欲權暫撤去。俟回鑾日如舊。從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聞敵退。渡江至真州。

收權貨務錢物。金人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

金人劫掠而去。有潰兵宋進者。初為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

會班遁去。世雄入城縱掠。推錢糧官裴淵為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趙姓之遺史云。班自劾待罪。其兄嶙。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遷謫。案日曆

不見班行遣。紹興元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得旨。候任滿日再任。十一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管。則嶙。聞有請當在此時。姓之少誤也。案北盟會編。班。兄嶙。弟開。

壬申。呂頤浩遣閣門祗候陳彥入揚州。詔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掎斂民財者並罷。用尙書左丞葉夢得奏也。觀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尙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爲吏部侍郎。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敕量行開說補授。因依俟事定日依舊。

癸酉。靳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作蠟書招之。賽卽聽命。訴以無食。乃漕米給之。韓世忠提轄使臣李在自沭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在乃詐稱五台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旣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高郵。在因以爲參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釜、大名人也。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畱張浚平江府節制。詔陳東、歐陽澈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尙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聞伸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爲罪之意。旣又贈伸直龍圖閣。

伸贈職。日曆及他書皆無之。此據紹興五年

正月仲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內前銜修入。

命尙書駕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御營左軍統制浙西馬步軍

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雋良。尙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予至意。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卽後殿引三班。直祕閣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糶。自皇祐中。歲輸萬匹。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匹。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仍令給以本錢。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戍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

行在錄云。俊領兵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渡江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俊遜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卽令再往招集軍衆。繫此事於二十七日丙子。今附見此。朱勝非閒居錄云。臣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後來王淵歸。

卻令張俊去。與此不同。案日曆及諸書。俊乃上未至杭時遣戍。

吳江縣。非淵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吳江也。今得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尙書省榜諭士民。

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

都統制曲端爲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客省使。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軍府王瓊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

瓊爲御營前軍統制。瓊表請幸西川不從。宮儀自卽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達韓京數人而已。達後隸韓世忠軍爲押火。沭陽之潰。達聚卒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南北。及是至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當時淮南號爲悍賊。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用駐於確山。連互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衆多。故號之張莽蕩。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趙牲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令不得攻城。違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哺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爲宣奉大夫。

熊克小曆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曆在己卯。按勝非閒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哺入見，則降

制必在初二日也。勝非自記當得其真，今從之。

初，金人犯秦興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義郎閣門祇候。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遣統制官王喚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宜勉之，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去。

此以鄭純所作序及胡紡祭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爲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降

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略不爲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感。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遽割三鎮，復隳信誓，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爲固，信王脫於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

不啻數十萬。顛望王師相爲策應。奈何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旣連陷大名。東平。略不爲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

(按)北盟會編載擴疏二千餘言。此係節也。

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

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勢利害。畫爲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畱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掘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按)宋史繫已卯朔。

辛巳。尙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爲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爲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以爲亂。上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得。勝非入相。

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卜山。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初四日。甯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纔旬日。何爲遽罷。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張毅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爲非體。遂罷。上曰。數日來。尙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周人。及其閨門。其言可駭。恐臺諫聞之。不便姑罷政事。且甯他在此。待降出書本。令卿看。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甯。上曰。待他有請。卻與一郡。夢得果請。降帥江西。尋降出土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按此所云。與其行迹全不同。然勝非初相。執政罷免。無容不知。趙牲之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尙書左丞。未拜。復罷爲資政殿學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益之罷。日曆不書。似因張激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參考。

嚮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

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日。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受爵祿。我何不爲大賈富商耶。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覲。試戶部尙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逵及頤浩。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宣教郎。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爲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人畢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許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爲言。朱勝非奏。宜做藝祖初議。權

時制宜行在爲京師。淮北爲藩方。淮南爲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

齊賢，宛句人。淳化中宰相。熊克小曆以虞卿爲建安人而

洪邁夷堅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曆又云：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曆：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康部員外郎。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晉時，未爲倉部，克誤也。勝非閒居錄亦不云虞卿爲何官。今闕之俟考。

凌又請沿江

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爲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對封。往反以言者建陳欲免交給之弊故也。尙書金部郎中李迨、員外郎高士佃爲主管車駕巡幸隨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爲主管車駕巡幸錢糧官。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尙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傳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

事見二年十月。

又淵既薦正彥，後檄取其所予兵。

事見二年二月己卯。

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

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張，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

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爲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爲尙書右丞張激言之，激不納。世修退爲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

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開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囊橐。杭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郡中富民所寄贓物，既盡誅之，悉取其家資，又以所供文字一一追來，遠拒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官檢家舟亦數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疆占民居，疆市民物，衆皆怨憤，不能平。及聞車駕渡江，諸軍潰亂，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曰：「王淵爲都統制，不能捍賊，致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便有不守揚州之意。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行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殺淵而取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人人致富。衆人共爲之，朝廷必不能徧罪，姦謀蓋自此始。」

是日宰相朱勝非留身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

行在錄云：王午傅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記云：勝非言于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將皆進呈書押故事，今淵既兼都統制於武臣，尤有害，臣欲依故事免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按〕是時諸老不在杭州，必傅正彥云云，而勝非有此請也，今撮取附見。傅等卽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

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爲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於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爲備。勝非問其知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集於天竺寺，方諭其意。」田卽苗也，金卽劉也。詐言謀於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去，勝非卽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

此以朱勝非開居錄修入。

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

爲沙颯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於市曰。統制官苗傅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尙循故態。爲惡罔恤。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闈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措置。卽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應大臣罪惡顯著。及內侍官等。並待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爲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居。傅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彥旣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於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爲囊橐。被甲持刀守宮門。宮門亟閉。時尙書右丞張澈方畱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於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不覺起立。

行在錄云。是日夜漏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輔臣奏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漏未盡時。今不取。

勝

非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激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達等。介胄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闖走入學士院。自剄不死。臥前廊。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主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潰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院。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爲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掃之役可也。軍器監葉忠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清漏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閣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卽樓

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

君卿，鉅鹿人。履既死。上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絕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遼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傅、正彥不拜。上問故。衆莫敢對。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籍褥。

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乘從趙姓之遺史。

御金漆椅子。今乃從趙姓之遺史。

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

牽衣號慟。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去。奈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凶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

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命儀鸞司設

帷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又肩輿至門下(按)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乘小輿至不肯上樓勝非時爲宰相必得其真今從復辟記

傅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爲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逐制統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臂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顧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傅等請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

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復上樓

上白事於竹輿前言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置竹輿今兼探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太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繼至會禁衛素怨殿帥王淵內侍康隨又宰臣黃潛善汪伯彥勸上永駐驛揚州衛士懷土日思還京逮金人暴至急幸浙西乃圍御營半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駕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衆軍聞車駕臨幸營地饋餉必有相妨兼禁衛有怨忿心軍情疑貳時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有異謀勸傅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隨內侍輩陰圖不軌先報御龍直謀叛詐

王淵潭。躍出就馬上中槍而死。禁衛求見康隨。隨出被殺。遂聚謀於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傳。正彥乃出檄文示勝非。且言軍叛。傳等欲平之。勝非乃言。皇太后在洞霄宮。諸公當奏稟。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軍變。乃乘小轎至宮門前。有一卒擊帙約衆曰。太后嬖嬖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召傳。正彥問之。對大軍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孃與他管事。乃抱登門。捲簾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蓋惇得於傳聞。今不取。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樓面詰二凶。上曰。凶爛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傳。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卽事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遵依約束。卽降詔遜位。傳等皆曰。諾。上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上御札。上卽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凶。勝非至樓下。呼傳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尙喧呼於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皆傳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乘勢攘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傳。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井衢。杭人賴以安堵。上旣還內。宰執從至殿門。朱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

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洗足。使諸將立於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
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
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凶旣殺王淵。又劫掠。意必
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資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都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宣
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凶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
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
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
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案〕
史作

顯靈寺

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

上移御之日。趙姓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開

世錄云。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閒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爲宮名。與日曆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耳。日曆云。以杭州顯靈寺爲睿聖宮。按顯靈寺已爲尙書省。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卽劉正夫第。故閒居錄云。正夫賜第也。伺察中官事。亦據庭秀所錄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制曰。朕以冲幼之資。承傳序之休。比者大國侵陵。奄至

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驛吳江。深慮敵人。指爲罅隙。與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勒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霑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詔曰。王淵身爲都統制。車駕駐驛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尙書皆出榜曉諭。以言官多闕。命侍從共舉可爲臺諫者二員。尙書右丞張激兼權中書侍郎。尙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爲翰林學士。起居郎張守試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季陵爲起居郎。朝請大夫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爲殿中侍御史。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陞徽猷閣待制。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祕閣。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船吳說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兼提舉市舶。說錢塘人也。

蒙說之除。日曆不載。此據王庭秀附世錄增入。以無月日。因允之遷職附見。

朝請郎兩浙轉運副使范冲守宗正少卿。承奉郎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王琮爲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至是張激薦其才而有此命。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遞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職。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

及碑誌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職。遂書之。更須參考。

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

制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畱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赴行在。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諡端節。

丙戌。常德軍承宣使榦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資緣干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歌詠盛德。況以涼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以下。不得輒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卽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是日。敕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祕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浚詣東野第。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入杭。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魏傅齋。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傅等叛逆之詳。東野。金壇人。槩。依政人。撫。頤浩子也。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畱守杜充爲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恩數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畱守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

趙姓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

榮州防禦使京

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掘河陽楊進爲汝州觀察使。

進之除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首句云朕以眇躬嗣承大統蓋明

爵尊恩故且附見郭仲荀之後當求他書考其本日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季質復爲起居舍人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

南夫陸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馬柔吉王世修張達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勝非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者古人言燕趙多奇士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嘗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則先爲所取必矣當早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據勝非閒居錄乃初九日事故附於此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

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

孫觀撰李謨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吏聞赦皆失色獨呂頤浩怡然自若謨時爲江東漕白之曰樞省大臣盡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

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後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按勤王之舉張浚唱之頤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同浚平江實錄亦云收頤浩九日書云足知非躊躇也蓋頤浩是時未敢誦言誅之故接讓以他語耳觀嘗爲頤浩所斥又誌文出於呂氏家破之後是以妄詆嘗之要非事實故不取

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

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冲幼乎灼知

兵變無疑矣。頤浩卽走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爲尙書左丞。後二日，詔孝迪、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爲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舊爲蔡條客，二凶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求試用，乃以爲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祕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閣門祇候，假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並爲先期告請使以行。

朱勝非閒居錄云：三月十五日，二凶堂白曰：某等日前有二劄子乞改年號，移蹕建康，未蒙施行，昨晚再入奏，今納副本。余曰：聞平江動王所乎？皆曰：聞之。馮康國來，頗知其詳。今若往建康，諸軍相遇如何？二凶不語。余問執政，皆曰：必不靜。余曰：如此則又是一重變。二凶曰：若不動，江上防秋如何？余曰：此則已有愚見，正要與諸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節制使，乞於行在諸軍中取二萬人至平江，更揀一萬人將至江上，於建康上下分布屯守，以爲藩籬，相度事宜，徐議行止。正彥曰：建康用武之地，願得從行，留苗統制防護行在。余曰：公豈可行？適來說平清相遇必不靜，正慮諸將不相下，某獨往必無事。二凶唯唯，復曰：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雖聞敵嘗有在揚、楚之閒者，未知其將何在，須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凶又曰：年號須早改，人言建炎多盜，炎字是兩火，況亦只是虛名，無甚利害。余曰：既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卻有利害，遂退。食後與執政聚議，因問早來二將白事，某應答無錯，否？皆曰：無錯。惟年號事彼似不曉。余曰：遣使議和，雖是樓前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慮藉口惑衆。今後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

何。皆曰善。遂擬定召王孝迪、盧益、密院準備差使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批旨，班退，圍身奏言：「昨日二凶到堂，催幸建康，改年號，遣和議使事，適以得旨，尙有曲折，更合條陳，移蹕事已如此，答之，彼恐奪其軍，必不敢復言，年號亦不曾許。」太后曰：「再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卻恐別致生事。」余曰：「賊已無能爲，反正事今則人人能言之，朝夕王世修等來，必見底裏，惟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敵騎圍於江北，秋冬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若遣使金必僞許，挾二凶之變，皆害反正，其將奈何？」太后泣曰：「老身豈能處置如此難事？」天若未絕吾宋，相公必有謀畫。余曰：「事誠可憂，然不必煩涕泣，臣曾深慮，昨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金帥所在，先遣小使，卽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親遣事變，未必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問，臣當語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到江，訴呂頤浩等曰：「朝廷使差來，實不願往，乞雷軍中，頤浩等必欣然許之，如此則名爲遣使，其實不行，可以杜塞二凶之謀，免墮金人之計。」太后喜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召意，余論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誠之。」至平江，果不行。（按）此時杭州尙未知張浚舉兵，兼浚亦未以勤王爲名，而日曆所載孝迪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其出使乃在十二日戊寅，又小使乃是黃大年，吳時敏亦非胡樞，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

常寺奏準禮例當避御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趣召張邦昌親屬赴行在。朝請郎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李會除中丞，日曆不載，李陵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擾，居多戀闕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籍。」按張激

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鄭毅方除中丞，會除命必在此時，但未得其月日當考。

祕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愿爲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直龍圖

閣王世修對簾前。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此月甲申降旨。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洵，俊

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請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倉皇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語俊曰。太尉知皇帝選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背。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爲浚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疏。聞公舊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爲之計。永宗、道宗弟也。浚用其說。卽同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授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人並受之功。更保無彊之厯。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爲明受元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爲治。轉禍爲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於此乎。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卽得。世修益喜。於是爲之往來傳道。會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建康。勝非畱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北。沿江皆未有備。

秀水閒居錄。十三日余畱身。奏曰。六人者已引徧奏。

劉何如。太后曰。聞勞勩勉。皆如卿言。苗傅劄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劄子乞移蹕建康。待降出文字。余曰。移蹕豈可遽議。金人皆在對岸。沿江並無準備。臣前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不敢擁兵赴召。並留與張浚。後來王淵歸。卻令張浚去。將得千餘人去。余聞呂頤浩、張浚糾集勤王兵馬。即是此數。更有續添人。如劉光世部曲。共不過萬人。此時正賴他外援聲勢。苗傅等一軍。恰有二萬五千人。在杭州歇泊日久。舟楫器械甚備。若移蹕相遇。必致交戰。萬一勤王以人少不利。則賊勢益張。既在道路。姦謀叵測。按此時馮轡未至。行在呂頤浩、張浚奏疏亦未到。兼浚雖密有此意。猶未敢誦言。疎之。杭州何以遽知。恐勝非所記不審。

太后曰。何以卻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可也。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疑二凶。皆凶惡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乞屏左史。后曰。惟張夫人在此。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今往來睿聖宮。卿但奏事。勝非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富。及犯悖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遁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本王淵部曲。後在傅軍中。以正彥手殺王淵。極銜之。

秀水閒居錄云。臣期以旬日復辟。必有次第。乞因張夫人

密奏主上。按此時凶焰方張。外兵未集。恐未可期。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爲不可。

秀水閒居錄載勝非語二

凶。恐與平江勤王所兵相遇事。已見此月初十日戊子注。(按)此時馮轡方持書傅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傅曰。人並行在。張浚等亦未以勤王所爲名。疑勝非諭二凶不在此日。今且削去俟考。

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爲言。語未畢。內批傳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畱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爲言。已論改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勝非以爲然。至是降制。

勝非閒居錄載內批於十六日。又云。後兩日改元。而日曆繫之十一月己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互。〔按〕史今年三月小盡。而勝非閒居錄張浚復辟記皆作三十日書之。是以多參差不齊。今以諸

書互考繫其日。但日曆於己丑既全載詔書。而十八日丙申又書改元明受。卻是據閒居錄所云。其重疊差誤如此。

保靜軍承宣使樞密都承旨邢煥告老。章六上。罷煥提

舉萬壽觀。煥罷日曆不載。附傳云。明受改元。六上章求致政。不得其本日故。因改元附見。未必在此日。既而煥復求去。改提舉也。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一日。馬擴除都丞。旨煥之罷必在此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

江州太平觀煥遂居忠州。遣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齋詔書撫諭江浙。燾不受。中書舍人黃唐傅罷

爲徽猷閣待制奉祠。入內東頭供奉官馮益榦辦皇城司。日曆紹興三年二月一日。皇城司奏契勘辦皇城司馮益於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供職。十一日己丑也。故附此。但

未知苗劉擅命時。益何以得之當考。

尙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伏觀睿聖皇帝親筆。伏

讀再三。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爲得策。然臣自有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

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於中。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率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勘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他事。併乞睿斷。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靳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讙。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議。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題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尙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邱彪。見浚於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沈鷺。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

睹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臧棅勤王記云。發書張浚、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按浚以初十日至平江府。此時頤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兼世忠在山東潰散。

未還。不應與之相約。今但

云約諸大將。庶不失實。

時議論不一。人情洶懼。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畱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楊惟忠畱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傳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爲控扼之備。惟忠以爲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傅之制曰。憤嫉姦慝。大刑旣正於國章。扶獎阽危。嘉績遂書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邊隅之震擾。慨國步之阽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國祚安。時學士李邴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邴所草也。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爲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傅、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閒之使爲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召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尙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尙書。以所部赴行在。御營中

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凶合領中寨於宮門前。建請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門。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

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務於建康。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

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權。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爲害。近聞將相大臣。剿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令所刪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輜。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遺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敘。浚知傅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譽。自傅軍中閒行至平江。

爲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爲大兵至。安能成事。初。上旣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潰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廩。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爲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上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僞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譁噪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晉寧旣陷。金人返軍趨鄆州。權鄆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鄆州。

辛卯。張浚遣馮輻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王上親總要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任命趙哲領後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爲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穀試御史中丞。穀嘗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

朱勝非閒居錄。十五日晚朝。願身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

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穀。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穀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尙是不幸。然須蒙矜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觀成敗。是

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爲激勸。按日曆鄒初六日已先除學士與勝非所記不同未知孰是。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楸爲翰林學士。

不受。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卽請老。不許。請就醫秀

州許之。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爲起居

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爲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日曆不書植自何官除御史馮繼謙議集有代

植與李成書云。植無狀之迹。前次姦邪用事時。固嘗休致矣。昨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御史云云。正功已見二年七月。延壽舒城人也。是日又除劉範殿中侍御史陸震施荆左右正言未見前銜俟考按日曆及後省題名三省以今年三月除

左史。明年六月罷。而季陵集徽梁揚祖發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郎素密禮兼權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逋充徽猷閣待制。在

不知左史何以併除三員。密禮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又後省題名乃略不載。全不可曉。

外宮觀。逋、閩縣人。二凶之亂。逋首請納祿。故有是命。通除中舍及罷日曆皆不載。後省題名書罷不書除。以未見本日。故因季陵除命遂書之。按朱勝非開居錄論通杜門不出。卽是此日。

不知何時得祠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真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爲御營司統制。彥曰。鷗臯

逆子。行卽誅鋤。乃欲汙我。卽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

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

蓋自此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所書可參考。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

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初命尙書右司員外郎黃槩爲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專一

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遂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在。槩此除日曆不載。王綱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槩除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熾臨安錄云。十五

日。黃槩起發赴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

按知縣下原本脫其姓名。

如江寧報李承造之約。添差兩浙轉運

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江至江寧。議勤王事。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

遺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削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

悍。舍俊無以彈壓。欲給賊使不致疑。

癸巳。馮輻至杭州。館馬柔吉所。遂詣都堂見朱勝非。且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白之。勝非唯唯。且云。公復

見他官否。輻告以張浚致書二將。令輻親致轅門。與論逆順。遂謁二人於軍中。劉正彥語傅曰。張侍郎所

論正與初議同。旣而引輻與柔吉及王鈞甫同坐。謂輻曰。公必張侍郎腹心人。此事幸勿廣傳。御營司

遣統制官俱重持詔書至平江。撫諭軍民。且代張俊重至平江。謂俊曰。胡不速之官。此正騎鶴上揚州也。

安問人主。俊以告張浚。浚與辛道宗謀作飛書置其座側。若將士將殺之者。重倉皇失措。浚陽使人寓節

制司以避之。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旣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

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卽遣使

召之。辛道宗見浚。扣以發兵之期。且曰。陸路措置固善。萬一賊邀車駕。由錢塘轉海道。將何以爲計。浚驚

愕未定。道宗言：家有青龍海船甚衆，若載兵由海道趨錢塘，出賊不意，破之必矣。且無後慮，浚異其言，遂以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專一措置海船，仍具奏言：近收聞報有海舟數十自通泰來，切慮賊情狡獪，徑犯錢塘，臣已委辛道宗措置海船捍禦，庶二賊不疑。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真州渡江入江寧府，有衆數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閣門祇候張昱自陝府棄城引兵南走，知和州張縝聞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旦，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

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於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已。今大臣乃以吾逮事秦陵，於屬爲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憑陵，國勢削甚，顧茲不德，損之又損，尙懼無以答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傅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爲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歷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涕泣叩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卽時南來。

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矣。今陛下卽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所以招禍之由，痛革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愿樵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畱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

曾擇

等行遣。日曆不載。今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庭秀爲臺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故附於此。日曆鄭數奏疏，亦在十六日。當是數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姓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恐誤。是時數未疏中丞，若擇等行遣果在此前，則數疏中不應又有屏之爲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席。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尙書右丞張

激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輻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輻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故愈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輻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輜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輜辭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輜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卽遣歸朝官宣議郎趙休與輜偕還。遣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

楊惟忠。呂頤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尙空年

號。按頤浩以帥守赴行在。故例當是漕臣攝府事。未知卽李謨否。建康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

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

躬擐甲冑。據鞍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浚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所請也。節制司榦辦官楊晟焯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自新。浚從之。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凶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於外。願齋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

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於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於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諭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繇是士氣甚振。

援事述云。劉苗之變。經三日。援遇馮轎言市謂之曰。二凶焰方熾。公以布衣掉三寸舌。忠則忠矣。恐力不能回。徒死無益。援將連衡外援。速趨近境。使知有所畏。然後公以大義責之。庶其悔禍自請反正。轎

深然之。遂握援手。至舟中酌酒而別。按二凶以三月癸未作亂。後十日轎乃至杭中。此時援已被拘矣。況轎實館馬柔吉所。亦不在舟中。援所記本末。如戰國說士之詞。恐不能無飾說。今不盡取。平江實錄。援至平江在十七日乙未。而援事迹在甲午。今從之。

乙未。責授祕書少監。衡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降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祕閣修撰。江淮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羈管。時御史中丞鄭穀論潛善與汪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遁。今願羈管。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伯言
永州

之貶。日曆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乞宮祠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舉以爲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日曆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遭變時所奏。後來檢舉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見本日故附此當考。

通議

大夫黃潛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道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詔申嚴諸路民兵火甲之令。以迪功郎吳樞。薛倬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點檢。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酬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

熊克小曆云始王淵譏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按世忠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首肯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嗜昔之恩而爲

之復讎也今不取

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衆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

率數百人徑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宣化爲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遺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

朱勝非聞居錄云劉光世下統制官王德張和尚二軍合攻和州城垂破蠟丸先至德軍是夜德併殺張和尚而歸林泉野記云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止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利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德盡

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點德與弟育王世忠躍出斬其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撫育家室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和尙來寇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來復讐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是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首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咸願死戰賊敗和尙爲鄉兵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爲六軍軍聲復振此所云與聞居錄全不同野記所稱張育即前知慈州張昱也張和尙即張彥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不止百人而德所降亦安得有十萬今並削去庶不失
遂趨平江以德爲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

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輜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干戈。傅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攜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書至。皆報以軍行。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

趙雋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戌嗣

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卽詭爲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願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卽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初。沭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

平江實錄云。世忠軍先發。更益以張俊甲軍千人而

世忠碑云。張俊遣兵三千人勤王。二書不同。今從勤王記。朱勝非閒居錄。二凶言。韓世忠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卻於張俊處借得雜兵五七百人。恐非其實。

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千里。甲士盡

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僞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己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也。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和州觀察使。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俟條畫防秋先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令擴至傅。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是日。張浚遣馮轡入杭。給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卽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祕書省正字馮楫嘗與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爲然。因市小舟。欲

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祕閣范仲熊者，冲之子也。嘗爲河內丞，陷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諛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爲人，仲熊曰：鈞甫疏，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內降詔書，略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虞。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新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

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

詔新除禮部尙書張浚

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初，傅得浚手書，卽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爲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

朱勝非閒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王世修至云軍

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爲之。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與執政定議。又須擇一吉日。大抵事垂成。當內急而外示閒暇。公自此每日來相見。余思之。二凶雖已聽順。未嘗於都堂顯白指揮。迎請合有章表。二凶亦須自作一狀。語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蓋自遭變故。五日而得釣甫。八日而得世修。半月事定。二凶雖不敢違中心。而無疑懼。洎得此檄。使作事端。欲遲留迎請大事。六人相從。作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人使。同見得敵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指畫。今勤王所傳檄。直以某等爲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卻來迎請。庶顯本心。及欲先作一檄以答之。傳聞勤王所於民間率斂錢物。不可勝記。以搞設爲名。恣行分受。朝夕飲會。曾無憂國之心。既言大軍已集。何不來。韓世忠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卻於張俊處借得雜兵五六百人。作前軍來秀州。意欲反正。後自以爲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造行遣。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大駭。且難爲答辭。沈思而諭之曰。公等方以此檄爲非。卻使檄文報答。朝廷在此。而軍中以激相罵。國辭可知矣。二統制可謂名將世家。與起行伍不知事體者不同。先太尉所爲各如何。能遵家法。卽是報國。二凶稍有悅色。傅曰。乞朝廷回此檄。余曰。何必回。既知是張侍郎之意。渠使可罷。以兵樞付呂樞密。必無事矣。世修進曰。檄文詆罵。實不堪。朝廷若行遣張浚。爲軍中雪恥。勝如答檄文也。且呂樞密極曉事。又是執政官。余曰。今晚奏太后取旨行遣。於是衆退。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曰。事已成。觸動後。怎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案此時平江未有檄書。當是傅等得浚二十一日所遺書。有大逆之語。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曉事者。蓋呂頤浩奏牘中深斥宦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檄書則頤浩爲首。無由罪張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傅等得臣責問手書。立乞誅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沮其事。至於五六。遲留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疏言。臣刪澗修入。鄭穀章疏亦稱浚坐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

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興，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爲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黻疏入不出，黻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案〕黻此疏以甲午上，未知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

黻至都堂與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黻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勤四方之兵也。日曆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黻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嚮初見二年七月丙戌。變姓名爲

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致城中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爲范仲熊請也。王庭秀閱世錄云：仲熊與王世修、張遠、王鈞甫、馬柔吉皆縮暈。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案仲熊嘗爲朱熹所取，恐必不然，以馮熾臨安錄考之，仲熊固與軍中迹熟，然必不至與其逆謀，今不取。御營都統司

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朱勝非閒居錄云：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詰旦早朝。

團身且奏世修語是日午閒，二凶到堂曰：聞韓世忠領千餘人來秀州，出言不善。余曰：出何言？二凶曰：欲屠戮杭州一城人，今欲遣統領官苗瑀將三千人拒之於崇德縣。余曰：瑀是何人？傅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平日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

大笑曰。公等何言之誤也。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而不顧國家大利害乎。平江勤王兵馬甚盛。聞此中寧靜。朝廷經畫軍中聽順。故遲遲其來。借使瑀能勝世忠。大軍必繼進。彼此疑阻。玉石俱焚矣。少頃。榻至。問何故欲出兵爲國生事。瑀曰。世忠向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糧十餘萬石。三軍戰馬。往往奪去。行至淮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蘇州界渡江來。敗兵如此。自當誅戮。尙敢妄言。毀辱諸將。瑀實不平。欲往擒之。余曰。國事既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遽遣兵擊回。卽賢先有罪矣。瑀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賢無慮。左右報已迫晚朝。遂揖退。案張浚復辟記。世忠以十八日丙申。至平江。二十一日己亥。起發而已。於十七日聞世忠至秀州。必誤記疑勝非與二凶詰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既不許其出。則瑀與馬柔吉何以復在臨平。此事當考。

然韓世忠掘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尙敢來耶。昨日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縋入城。翌日。與傅等議於軍中。王世修不可。欲拘轡不遣。浚繆爲書遺轡云。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爲之。會見望致意。傅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轡由是得免。

壬寅。尙書左丞盧益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諭使力辭。遂有是

命。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禮求和於金。益奏如封册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犒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勝。嚴守備。爲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不解。執議不同。因責授海州安置。翌日上省察復其官。熊克小曆附此事於益初罷政時。而日曆無之。季陵外制集又有路尤迪責授散官英州安置制詞。略云。習知敵情。嘗講和戎之利。往將使指。庶收存魯之功。豈爲股肱。翻成項領。未知是此時否。今並附見。當求他書考證之。

詔募人尋訪登聞檢院御封函以渡江遺棄故也。迪功郎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沈鷲。亦未可遽爲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阻江固守一策耳。阻江之術。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侵水際一二丈。以大木爲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撐交格乎其閒。銳上則敵不能踰。支撐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侵水際一二丈植之。則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不相並。順風縱火者所不能焚。羣木植立相扶。礮車所不能壞。更使厚踰於丈。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爲之。只此一事。當用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諭民出財助國。財既入。則官自募工。庀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爲承奉郎。若初爲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郎風耶。何忽如此。靖康初。除大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邦昌連姻。故召。

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書之。熊克以若爲晉陵人。趙姓之遺史云。案此註未有脫句。

是日呂頤浩軍行至平

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

熊克小曆云。頤浩至平江府。兵凡三萬人。誤也。今從臧梓勳日記。

至平江之北四

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逐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

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申卽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疾。」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卽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

臧粹勤王記：頤浩以己亥至平江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浚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三日辛丑。若頤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浚責命尙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郵筒也。今從勤王記。

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於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矣。」

此以勝非閒居錄修入，但閒居錄繫之十七日，恐誤。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曆稱世忠妻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傳不與。

張浚復辟記云：傅質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囑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勝非所記當得其實。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輻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五丈河舟師邵青素爲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轡議復辟轡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邴等數人上書亦如轡意朱勝非令轡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卽日遣張達與轡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王鈞甫轡同對傅正彥言今日之事安國家卹生靈禦強敵若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轡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少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略曰敵人以睿聖皇帝不當卽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

此詔語據王庭秀閣世錄

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穀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畱百

官班論之而臺諫惟穀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於睿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幾數刻上曰必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張達退謂世修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爲然傳遂易初議

張浚

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在列無不鼓舞是日遂降詔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閣世錄二十五日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庭秀等言改爲處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是時庭秀爲臺官其所記必審今從之閣世錄又云宣制畢乃朝睿聖宮而趙姓之遺史云百官

朝睿聖宮。謂復辟矣。既至宮。乃請上爲大元帥。及宣詔。百官失色。臣謹按鄭毅奏疏云。昨日宣示詔書。班退。詣睿聖宮云云。與庭秀所記合。今從閱世錄。

進士馮輶特補奏議郎。守尙書兵部員外郎。

賜緋。更名康國。

康國補官。日曆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朱勝非閒居錄云。二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并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曰。本蜀人。張侍郎相從多年。今蒙勤王所差齎奏狀。余曰。想見平江傳報不

一。今得賢來。見城中次第。可以歸報。翌早。簾前。爾身奏言。張浚遣進士馮康國持奏狀來。太后曰。已見狀申。無事。昨夜降出。余曰。奏狀固無事。意欲令康國偵伺城中。浚僚屬甚多。不遺。遺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浚皆蜀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后曰。有何功勞。便要官爵。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罄。大事有緒。所乏者英威。正當張大外援。今召康國引對。太后面加慰勞。優與恩數。二凶知外援之盛。康國回。賜浚優詔。使平江。知時事之順。中外合勢。事乃易圖。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授通直郎。仍除郎官。賜緋章服。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悉與之。除兵部員外郎。遣回。案此所云。則康國除命當在十六日也。是時大事未定。安得便除官。馮輶臨安錄云。康國奏知太后。大元帥事訖。有旨除郎官。此得其實。蓋康國兩至杭州。其引對除郎。有再來之日。而勝非誤記於初來之時耳。熊克小曆繫於十四日壬辰。蓋承秀水錄之誤。臧粹勤王記云。四月壬子。進士馮輶授京秩。此尤差誤。今並不取。

祕書省正字馮輶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恐

軍衆尙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輶曰。過計耳。欲入其軍。傳道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生事。當收君下獄。輶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非不許。

自當收君下獄

已上。並據勝非閒居錄。修入。輶所著臨安錄云。輶說與康國。昨日謂爲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尙未正。并猶在睿聖宮。何似我與你同往說賊復辟。我有策可以回之。康國曰。極力止此。何可進矣。當回報張侍郎。令圖之。輶曰。只恐張侍郎未必有策。我卻有簡策。須

見侍郎方可言。你如白朝堂。令許我出見張侍郎。朝廷今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來穢謗。以此意撼張右丞。渠不領解。又白朱丞相。欲詣府第稟事。丞相云。累日頭昏。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穢見衆宰執同坐。此語如何漏泄。語出卽殺身。遂已。今你言已有驗。說我同往。丞相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早等不至。食後方去。云朝堂不肯。

是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遂以勤王所爲名。頤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闐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哲、祕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

臣謹按印本檄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勳王詔云。己亥草檄書壬寅傳檄內外壬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

云二十四日草檄書二十六日傳檄內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誤以此月爲大盡故差一日其實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傳發耳。

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

祖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爲盟主頤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

張浚復辟記云初苗傳爲光世與韓

世忠張浚嘗有語言之隙屢行間諜意令光世爲己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懼傳計不行案光世至平江時世忠已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釋憾交懼浚不應諷但其上此記時三人者並爲大將不容不知是言之耳今略刪潤令不失實

先期告請

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頤浩問上起居狀大本反稱美傅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事平釋大本以爲貴池丞。

朱勝非閒居錄云二凶趣遣使勝非曰太后以先遣小使仍密畱於勤王所太后喜已而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胡樞遣人齎狀來云爲勤王所拘畱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二凶自此使議遂息勝非所云胡樞又與日曆

不同而臧粹所記乃云進士二人借官則似指大本及吳時敏也更須詳考

宮儀圍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達吳順皆不從曰儀

衆甚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潑石橋，與戰大敗。彥盡喪其步軍，儀忿之，遂屠安邱縣。彥還密州，達順責其喪軍，拒不納。彥欲引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達開門納之，乃殺彥，梟其首，達遂領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穀、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睿聖皇帝不當改號。穀言：探聞得詔書之意，迺遣閣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睿聖皇帝爲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爲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爲皇太姪，睿聖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爲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相，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爲法，天下孰以爲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政，以安人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庭秀言：女真落食我國，將帥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彊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官，儼列儀衛，詣睿聖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卽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穀獨對爲太后言。今旣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退與庭秀復上疏力爭。午刻，疏入。太后詔穀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睿聖

皇帝總令兵馬耳。穀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邴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激獨曰：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激欲行出，穀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沖，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此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輿較，其實一也。日曆此詔在二十八

日丙午，恐不應遲留如此。案馮繼臨安錄，馮康國以二十七日回平江，則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秀閱世錄附二十七日。

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

請郎陳戩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

頤浩與張浚餞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案，聞行在句語意未完。

當有是日，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瀾堂下，召守臣梁端、通

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楸、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俊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燾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楸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

楸除學士

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曆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足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僞楚及明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沒其實也。

傳遣兵三千屯湖州之徑

路曰小林，以掘援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紆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

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紆幕誌及紆所撰辦猶錄

記并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苗傅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臺與鄭大年改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尙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懼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甯身奏，邴、穀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間內降如所請，浚不受。

張浚除同知，朱勝非閒居錄無一字

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浚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撰復辟記云：三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實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爲大盡，故差一日也。日曆穀之除在甲申，邴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趙姓之遺史，並附丙午。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

熊克小曆載此事於二十七日乙巳。蓋因朱勝非閒居錄所記也。案日曆四月一日宰執奏狀稱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

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等一皆聽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檝臨安錄考之。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以城中先有定議。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差互不同。爾若勝非調護曲折。蓋已悉書之。際有遺佚。惟此一事。勝非分作四月甲辰宰執聚議。乙巳召二凶赴堂。丙午王世修持奏狀赴瀛。舍丁未下詔朝別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實。

傅、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實爲之謀畫。及外兵至。憂

懼。乃急請復辟以自解。

此據日曆

前一日。執政聚議。召二凶。顏岐、李邴猶慮其不至。及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

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詣都堂。會祕書省正字馮檝見傅於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略謂。今張樞密握兵至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爲大元帥。意在於復辟而後已也。元帥姑爲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旣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嚴、楊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爲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爲讎也。與天下爲讎。則召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爲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今日軍政。皇帝賜誓書

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爲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閒。必制於他人之手矣。傅、正彥唯唯。此據馮熾臨安錄。遂

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傅面頸發赤。慚慙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旣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閒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平時爲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旣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卽廡閒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已上據勝非閒居錄。修入閒居錄又云。余語執政曰。已備下昨夕先與老母別。

矣。諸公曰。何謂也。余曰。他日當知之。親兵將官徐建者。引首廡探堂中。余曰。此卽下策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密爲備。二凶若敢不從。闔兩重門。盡行勦戮。然後單騎至諸寨招拊。倘或見害。其爲死所。不亦大乎。不敢遽如此者。慮旣誅之後。招拊旣定。固無事。萬一更有變亂。不可知耳。諸公皆曰。非所及也。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

勝非卽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昉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馮熾臨安錄云。熾說二賊頗有

見從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稟宰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爲二賊先在堂內議復辟事。所以不見。客移刻。二賊出。朱丞相亦出。繼進前白丞相。有緊急事拜稟。丞相云。只今晚朝可來。幕次說。繼隨後到宰執。幕次有七人同坐。繼稟宰執云。早來面公說苗劉。自請皇帝復辟。二賊已聽從。惟是許其四事。乞相公爲辨之。丞相云。四事謂何。繼曰。一許其皇帝賜以誓書鐵券。二許其在朝則不解軍務。三許其出外則提兵而行。四許以皇帝親書敕其擅誅內侍之詔。其餘繼續說之辭。迨朝未能盡言。丞相云。只今晚取決於太后。繼遂退。案此所云與閉居錄全不同。今附此。更須參考。

直龍圖閣王世修爲尙書工部侍郎

朱勝非閉居錄云。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余謂曰。賢能辨此。便取旨除六部侍郎。詰旦早。自留身具奏世

修語。太后曰。若能成功。何止侍郎。雖執政亦可除也。二十八日。世修持奏狀來。余奏曰。事已成。世修先許除從官。欲令次日除工部侍郎。晚朝引見。面賜金帶。使來早立本班。以示迎請之人。太后欣然從之。據所書。世修除侍郎當在二十九日。今附此。日曆在四月一日。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躡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嗣君皇帝尙幼。未能裁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卽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張浚復辟記三十日次吳江縣案是年三月小

盡。當是二十九日丁未。浚誤記也。臧梓勳王祀。丙午。離平江府。丁未。次秀州。而復辟記次秀州在四月一日。二書亦不同。案復辟記常誤進一日。四月以後卽不差。今參酌二記附此。

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

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

日曆三月二十九日聖旨。召李綱總領六路弓兵入援王室。案此事綱尙責海南行狀中亦無之當考。

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

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睿聖皇帝開門納之。具令衛士掖以升殿。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傅等巽請。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是月。迪功郎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爲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錢塘催在海隅。其地狹。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衡抗我。則江。淮之間。又生一敵也。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掇饒。信。北攻蘇。秀。弛我援兵。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大鎮撫之。俾捍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邱。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

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爲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檢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爲謗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益募民爲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

孫觀撰杞墓誌云。詔曰。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案杞所上書前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

金人陷京東諸郡。

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救。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昂摩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與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迓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日過聽議事。徐州武衛都虞侯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團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辰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徐州。衆推立爲長。東京畱守杜充承制以立爲武德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

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賊馬進號花衲襖。爲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之虹縣歸李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睿聖宮。新除尙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於戶部尙書孫覲。而以錢七百千償之。太后內出札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沖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之。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熊克小歷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錯朱勝非開居錄云。三十日。上還宮。

〔案〕是月無三十日。其實四月一日也。

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

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政有稽違。重寘

典憲。

朱勝非閒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盡出太后。宜有尊崇。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爲皇太后。皇子亦合有恩禮。宜立爲皇太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案〕日歷及諸書皆云。初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

或是勝非在睿聖宮先奏。閒居錄誤記也。○〔中興聖政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邴。鄭毅。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韓。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六日而平。蓋張忠獻之義之功居多焉。

中書侍郎王孝迪。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

政使。金不辭而至。上復辟。遂罷之。

〔案〕孝迪與盧益召使在十月戊子。益力辭罷祠在壬寅。時苗劉尙在朝也。此則以反正後罷時事各異。並不抵牾。

右文殿修撰提舉杭州

洞霄宮張恣。復爲中書舍人。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傅等用意。姦回。當益爲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戒也。

臧棅勤王記云。頤浩至秀州。問韓世忠等曰。與賊對壘。能知賊無佗虞乎。對曰。

彼怙勢恃衆。奮取鐵券。自謂不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可以必勝。頤浩曰。知彼知已。可戰矣。〔案〕此與復辟記所云。世忠之語全不同。疑臧棅所書有所潤色。其後趙雄撰世忠碑。又引而載之。今不取。

夜有刺客

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順逆。豈爲賊用。願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卽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御筆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於是暫出御殿。后曰。官家旣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欽贊。遂詔於四日撤簾。

此據勝非閒居錄修入錄。稱今日下詔。來日捲簾。而捲簾乃在兩日後。或是遲二凶出城。亦未

可知。尚書省言親事官李寶負太祖皇帝神主至瓜洲。爲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沿路州軍尋訪。收到人當考。

補官。此據日歷會要。未知後如何。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詔將帥非出師臨陣。

毋得用刑。卽軍士罪至死者。申樞密院取旨。朝奉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徽州進

士汪訓義上疏請皇帝聽政。詔閣門引見上殿。初上旣復辟。有徽士數人共議欲上書請上聽政。或曰。已

復辟矣。奈何更欲上書。或曰。復辟聽政。或是二事。有何不可。訓義曰。請來日謀之。衆皆諾。訓義夜竊其臺

且詣甌投之。上召對。而訓義爲人庸鄙。上欲招致讒言。乃命爲迪功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遣。此據趙銜之遺史修入姓

之稱訓義紹興二十二年。是日。馮康國至秀州。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小歷載此旨於初一日。蓋因閒居錄所記也。日歷在初三日。其實初二日進呈。初三日降出。勝非託此事。自四月以後。大率差一日。蓋四月小盡。而勝非誤以爲大盡記之。是以排日互差。宰執

朱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卽死。所以隱忍偷生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

委曲。陛下究知。所有三月五日以後。應政事差除等。乞令有司條具取旨。從之。日歷載此奏在初四日。閒居錄云。初二日。余出劄子。乞將三月初五

日。已後四月初一日。已前。應朝廷行事。並取索看詳。可行者存之。不可行者罷之。可疑者推治之。上曰。俟如卿所請。批旨行下。至晚。二凶來見。三更後。人馬出盡。據此乃初三日事。今移附此日。於是勝非與顏岐、張激、路允

迪皆乞罷。上不許。上因論勤王事。勝非曰。勤王兵不爲無助。但欲令作聲援。儻進兵交戰。則禍變叵測矣。

如論臣寮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爲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熊克小歷。浚除命在壬子。案自撰復辟記云。初三日奉聖旨。除浚知樞密院事。今從之。武

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逵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食。傅欲請王世修爲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傅乃止。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爲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歷守之除在庚戌。案朱勝非閒居錄乃在初五日壬子。然閒居錄云。奉御筆。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則二人之除同在初二日。勝非謾記也。工部尙書兼侍講王絢兼直學士院。給

事中李會試尙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詹義爲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應天尹孟庚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庚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凌唐佐爲應天尹。庚。郵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爲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湔濯用之。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於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

能進。朱勝非閒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曰。昨暮城上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墜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間之。但云。苗統制去也。來勸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爲無助。只要佗作聲援。如遣馮康國來。及拘留

小使之類。皆是。儲進兵至城下。必交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爲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

午。聞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鬪。何故傷損。(案)勝非所云。皆以貶損張浚之功。恐非其實。王廷秀閱世錄亦云。

三日。聞韓將軍至臨平。爲二凶誤伏掩殺。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

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諭二凶。令速引兵去。朱勝非閒居錄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凶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卽遣人說諭云。勤王兵馬朝夕必來朝見。恐手作人住。鬧須是速行。但得

離此百里。正其罪以討之。上曰。待喚來。敦遣。余曰。極善。此據趙銜之遺史。上賜金勞遣。傅。正彥

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

徒所在縱火。遇大雨。火不能起。遂夜遁。尙書檄諸道捕傅等。世忠。浚。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世忠欲入。其

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尙未可知。聞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並見於內

殿。上嘉勞久之。中興遺史及閱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賊梓勳王記云。光世。浚。世忠夜馳入。見上於禁中。蓋三將初三夜先

入衛士呵止。遂大毆擊而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折籬。徑至殿門。叫呼不

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無簾。慚作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於殿

廡因求對。閣門白：「故事無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此據

勝非閒居錄（案）張浚先已除密院，不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降旨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浚未得立本班也。但錄以爲初五日事，蓋誤。

俄有旨，頤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二府奏事畢，頤

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旨。」勝非顧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尙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惶恐謝。上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

朱勝非閒居錄云：諸將擅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澆，皆掠其家，今不取也。

苗

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初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

日歷：捕斬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案）賞格內稱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也。日歷蓋誤，今移

附五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

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彘暴，浚喜事而疏淺。」上曰：「俱輕浚。年少，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上曰：「卽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爲不知理道。」

此據勝非

閒居錄刪修。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邪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奏外援不爲無助，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諸將必喜。』」又曰：「陛下若以浚爲年少，且除近上執政官，將退。」上曰：「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理道。此風不可長也。」（案）浚初三日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後兩日，乃方云且除近上執政官，恐誤。疑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訾諸人之功，作書皆無之，今並削去。又云：「上令呂頤浩、張浚皆參堂。」（案）此時頤浩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低低。勝

非退見光世已下於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略曰：「亟持詔節，趣秉國鈞。夫何信宿之間，乃爾震驚之遽。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卽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

祕策之允臧。工部尙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江巡幸所過。遂力辭。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頤浩遷五

官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尙書右丞張澂並罷爲資政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

北制置使。澂執政纔四十六日。

張澂兼江湖制置。日歷不書。此據季陵外制集增入。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仍舊職。提舉

醴泉觀兼侍讀。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尙書右丞。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進

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王廷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

修於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闖官姿橫。及聞王淵爲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於市。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爲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爲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既而改命。光世及韓世忠、張浚除命。日歷於庚戌。甲寅兩書之。

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光世簽書樞密院事。光世力辭。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忠爲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其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撫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凶反狀。進士呂擢掌文字有勞。得旨。撫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諡榮節。淵死年五十三。淵乾道初賜諡襄閔。斬御

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爲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

史案

作元。責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祕閣兩浙

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佗。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爲與二凶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故上不信。旣而張浚爲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奪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閱世錄參修。范仲熊行遣。據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

梟首執政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爲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凶邪。除名。瓊州編管。永載事見三月丁未。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言者論二凶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

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

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并修書未成。閒。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且薦於上。遂

以鼎行尙書司勳員外郎。

鼎已見元年二月

命發運使親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久乏糧食。故有是旨。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軍器監葉宗諤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黠以爲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珪復爲尙書吏部侍郎。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右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尙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案二人除命。日歷不書。此據都司題名增入。不得其日。故附黃概改除之後。戶部尙書孫覲爲

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爲金撲滿。覲至官。召諸大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令。乃錄入官。人苦其擾。新除尙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光之除。日歷不載。因劉珪改除附此。金國通問使李鄴。宋彥通留

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

著此爲鄴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歷。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案鄴建炎元年自通直郎責爲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季陵外制集有徽猷閣待制宋彥通贈五

官制略云。履危而使絕域。乃遂生還。則是彥通嘗出疆也。日歷不書彥通職名。不知何故。

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略謂人主勘定禍亂。未有不本

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獨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尙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塔。以俟昇平爲之。未晚。時論以爲當。是日。附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己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罷。

庚申。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尙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爲紛紛。旣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尙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爲參知政事。尙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筆。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尙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旣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

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爲一。如祖宗之故。論者躉之。乾道八年二月乙巳又改。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爲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辛未復置寺。省太府、司

農寺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司農。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衛尉

寺歸兵部。後不復置。太僕寺歸駕部。後不復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皆用軍興併省也。

祕書少監方閏罷爲祕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爲郎出守，或奉祠而去。於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尙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減尙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爲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總爲一百七十有三。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戊午，今從日歷。

辛酉，武秦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直龍

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祕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爲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時無人爲陛下道此不施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爲執政。此據李邵時政記附入當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爲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因薦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辯喜談兵故頤浩引用之。尙書戶部郎中朱異爲江浙隨軍轉運使。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兼程追襲二

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案〕此時世忠猶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奏狀乃係承宣使銜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令兩浙轉運司運封樁米

四十萬斛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衛皇太后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

行欲使獲俘來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

日歷於丁卯日已書車駕進發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頤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衛信州。以求擒捕苗傅。

〔案〕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重疊差誤。

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未就職。卒於秀州。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採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閒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閒。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於信州。同謁羣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粦立爲皇太子。以工部尚書王綯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實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爲先鋒以拒王師。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大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爲正額。

丁丑初定尙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閒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爲十有五。

是月。以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爲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祖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初。上思內侍邵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乃止之於洪州。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謂之云。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

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爲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斬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案沈長卿撰胡舜陟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淮西安撫司統制

劉文舜引衆犯濠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案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未至。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

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潭而死。衆皆奔還。文舜引衆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閒。後同李在

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間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

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軍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沐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繒以爲帆。旣而義爲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爲邵青所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爲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左諫議大夫滕康爲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爲此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廡。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爲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幸請荆南。不從。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祕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卽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爲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夔劾疏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遂書之。

是日。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遠。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憫、歸朝官趙越、趙休並進三官。仍以越、休爲直祕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末。殺契丹虜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旣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爲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爲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

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爲將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卻恐不然。案皓以三月乙酉被旨使金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捷音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

移附此日。庶不抵牾。

皓、彥昇弟子也。

彥昇、鄱陽人。政和給事中。

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

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爲淮東制置使。資政殿學

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爲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爲強敵爲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姓之遺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旣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建議令呂頤浩奉幸武昌。

會浚西行。江浙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案)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寮所云蓋指東巡之議。今且附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

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爲翰林學士。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鑾。部伍甚整。上按轡顧望。頗稱其能。

甲申。中書舍人張恣罷。恣初入見。言上卽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恣諂諛如此。豈可實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溢。橋壞。於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分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陞二官。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爲

建康府。起復朝散郎洪皓爲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充大金通問使。

皓已見五月庚辰。

初。議遣人使金。張浚

因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絰。頤浩脫巾衣服之。旣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

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龔璿爲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遣左副元帥宗維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上令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罷遷官之命。

洪适撰皓行述云。近例。遠使得循職。即四人時。先君有六子。獨适與名。三以官

其弟姪。案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适狀。父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令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併給還。有旨。依傳勞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止實放行一名。故獨官适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皓皆用待制恩例。奏子京官。十三年。還朝。則适。遵已入館矣。官其姪。乃在此時。今不取。

時淮南盜賊踵起。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卽以成

知泗州。羈縻而已。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遣所部衛皓至南京。璿。歷陽人也。

此以洪皓行述增修。上遺尼瑪哈書。

日歷不載。謹案今年十一月丁卯。親征詔書。有云。卑詞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爲書指。無不曲盡哀祈。此詔布之四方。則使臣不必追諱此事。當略存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癸未。八月丁卯所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沿江措置使陳彥文爲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領水軍措置江浙防託事務。仰體國憂。

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行在奏事。又詔防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按戶籍丁產。

簿。選衆所推伏之人爲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舟楫。將佐並委彥文經畫之。

彥文陞職名。日歷無有。今以季陵外制集增入。

詔

內侍藍珪等並緣苗傅作亂。無辜譴斥。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在。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

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迓之。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不敢犯，尙何與分戰乎？孝友不從。以民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

土德旣殺江浙制置使裨將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於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特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墜馬不死。失傅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川縣。又犯虔州。事聞，再贈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諡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

宴已見二年九月甲申

隸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

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一百

爲疑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後遷一官。

日歷載世忠獲正彥在己丑，今從熊克小歷。

戊子，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陞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糴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支用，以發運副使葉煥有請也。初，薛慶旣據高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詹又兼權直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

謂浚爲慶所執。浮言胥動。眞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罷浚樞筦。以御營使司前軍統制王

夔爲淮南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

中興姓氏錄薛慶傳。趙牲之遺史。皆云。張浚至高郵。薛慶詐迎入城。見浚之貌曰。豈有如此樞密邪。遂執之。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出所齎告三千道而館之。〔案〕此卽當

時傳聞之詞。恐不至是。日歷。紹興二年三月七日。進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副使張樞密劄子。勸會高郵軍屯駐

統制官薛慶下將佐使臣人兵能保護知宗一行無虞。居民歸業。係河北忠義之士。因金人犯洛州。累年堅守。勢力不加。轉戰千餘里。皆

曾殺獲。委有功效。昨隨李民來赴行在。又能堅守忠義。再立勞績。深可嘉尚。今依奉聖旨。各與轉三官資。內存係民兵甲頭。至今未曾陳

乞正授文帖。詔張存轉兩資。其借補劄子。令尙書省毀抹。據此。慶求厚賞則有之。而所謂迫浚令出官告三千道。則恐非其實也。又紹興

四年三月壬子。張浚申本軍使臣韓福。喬德。建炎三年五月內樞密到承州補正

承信郎。所有承到張樞密付身。未曾換給。足明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沈思卒。

於維洲。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在安邱。未有所向。乃與宮儀偕。引兵依閻泉

於維洲。
日歷云。紆除直祕閣。
誤也。今從紆墓誌。

丁酉。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以首明大義。除直顯謨閣。用御史中丞張守奏也。

遂以通判杭州章誼爲尙書倉部員外郎。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翊率衆出降。未解甲。復用其將孟皋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皋。擒翊。降於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在傅軍。爲傅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善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林杞遺事。苗傅劉正彥既敗走。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爲閩憲。恐賊至得脫。預檄諸郡。掘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爲大軍所擒。傳與其徒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迹。杞立重賞募之。俄而募士詹標擒傳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杞冒暑親部送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爲護兵所殺。杞獨以傅追及世忠授之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爲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鉅萬。監司不敢案。杞亟以其罪聞。某人讒於當軸。遂以張政爲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寘之死。不得已。猶削籍。連州安置。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刑部狀勘當呂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據統制詹標申。搜尋四山。見三人從廟山奔下。內一人是稅戶陸安來。報被賊拿擄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言冤屈事。政是徒中反告三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託他去告官。林杞爲見張政稱是告捉苗傅之人。有礙自己功賞。問呂熙道。張政是苗傅使臣。只道他捉得苗傅。若送去韓世忠處。壞了我待殺了如何。呂熙道。可乘虛作緩急。令人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關。報張瑀將兵來取苗傅。林杞向呂熙道。張政如何。呂熙道。因此

急難取首級。林杞言好。呂熙向邱萬。嚴景用刀將張政砍下首級。此日歷所書也。遺事所云。不無緣飾。今從史杞明年三月甲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南招撫使王瓚既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用其黨王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上聞之歎息。即日趣歸。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蠱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郎任覲至高郵。遇賊墜馬死。上命以銀帛卹其家。錄其子仲全爲忠州文學。

趙姓之遺史云。薛慶之執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眞僞未可知。若殺眞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邪。慶然之。浚遂得歸。案。

此亦傳聞之辭。以任覲之死及浚奏劄之語觀之。慶其初亦必稍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遺史所云耳。今不取。

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苗翊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旣爲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柏縣。土豪董平盡攢集強壯爲兵。朝廷因以爲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閣范正己行部至唐州。牧告其狀。正己陽數牧罪。下襄陽獄。言於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正己純禮子也。

純禮。仲淹子。建中尙書右丞。

平嘗引衆犯德安府。遣

其徒李居正、黃進入城議事。守臣陳規卽推誠與語。且諭以忠義。居正曰。誠所願。進不對。規斬進。以兵授

居正使爲前鋒。大破之。平乃去。

〔案〕董平事迹。全不見於史。今以趙牲之遺史。陳規行狀。程昌胤家傳。參修。趙牲之載。滕牧事。於今年六月末。而昌胤家傳。載牧與正。已自襄陽還。攻董平。以八月十九日。過蔡州。事亦相近。

日歷。紹興二年正月二日。刑部狀。檢準建炎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知唐州滕牧治事不審。與董平有隙。使軍民無緣安帖等事。奉聖旨。滕牧先次放罷。疾速取勘具案聞奏。本部催促安襄陽府二年半有餘。並無回報。此卽正己所劾也。未知正己過唐的在何時。今但書降旨之日。

俟考。

丙午。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尙書省。仍椿收以待詔用。

丁未。尙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爲江州路。建康府太平軍。徽州廣德軍爲建康府。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此月丁酉。今從日歷。明年六月戊辰又改。

是月。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主管亳州明道宮。用渡江詔也。

此據紹興四年六月元亨陳乞差遣狀修入。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擊

叛將楊進。殺之。進屯鳴皋山之北。與其子琮。屢擾劫之。進不能安。棄輜重南走。興引衆邀擊。會於魯山縣。賊以精銳逆戰於娑娑店。興之軍以藥箭射進。併中其馬。進死於陣。興遂復西京。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軍士皆掩泣。有義兵統領季興者。王屋人。世爲農。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尙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元當。以興爲義兵統領。上旣南渡。興以衆往來懷衛閒。斷金人糧道。翟興以書幣遺之。使知長水縣。至是破楊進有功。興奏爲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就統所部。而借補武略。

郎王俊。

俊初見元年十二月。

亦以功遷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留守司仍鑄印給付。

此據俊建炎四年六月自陳狀增入。

進餘衆復推其徒劉

可爲首。以拒官軍。時劇盜張用、王善皆在陝。蔡之閒。楊進旣死。京畿稍寧靜。東京留守杜充乃奉表請上遠闕不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爲盱眙軍。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東西路。先是朝廷聞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鉞，仍節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宜行事。充

節不見月日。案明年五月庚戌，上諭大臣語，有云：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亦不知的在何時。蜀中士大夫家有藏繪言集者，載充此麻，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頃聞整衆而行，遠舉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充離京師之時，且附此當求他書考。至是又申命之。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復爲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

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邀宿泗洲都大捉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旣而率所部南來，至襲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據，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名勤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斬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閣門宣贊舍

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爲書遺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稽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滁陽以行。耿堅後亦爲李成所并。此據洪皓行述及紹興元年正月癸亥耿靜所訴參修熊克小歷云。成圍楚州。貴守臣趙立謂其降。金蓋誤。成今年冬方入楚州。此時尙在徐也。蓋楚守朱琳以罪去。而賈敦詩實權州事。克不深考耳。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否。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闕政。〔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雙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雙理失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

而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佗。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章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

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爲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既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親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

雖有勳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幹萬幾。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外國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溫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驁不行。改命范瓊。心懷怏怏。苗劉二賊。乘閒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遠方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凌鑠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宦寺撓權。爲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閒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銜。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共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藍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臣又觀洪範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於咎徵。則狂。恆雨若。急。恆寒若。以今日之事。揆之。尙有可言者。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而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以慰在天之靈。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刳狐豚。殘虐百姓。如艾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凶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奸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詰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

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變與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賞禁止。終莫之信。雖自臆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珪言。北敵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爲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爲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爲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

罷安石配饗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神宗實錄安石附傳增入。

王善攻淮寧。不克。移攻

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爲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涇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熊克小歷。己酉。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立功將士。許之自陳。各以輕重

要三年六月七日。詔賞功司自今月七日爲頭限十日結局。應於以前積壓文字。並於限內結絕。自十七日以後。生事更不收接。依舊令部官看詳。經由官司各不得過三日。克於元年六月始置。司時不書。今乃於廢司時書之。以爲事始。蓋因呂頤浩行狀之誤。而不考其詳。

今不取。權知泰州裴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尙書吏部侍郎劉珣試吏部尙書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試吏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起復置龍圖閣李迨。朝請郎李承造並充御營使司參議官。尙書吏部侍郎康執權充顯謨閣直學士。奉祠。

從所請也。此據本部題名。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

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雋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雋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颯先期遁去。雋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雋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守臣中大夫林積仁聞雋在閩中。已棄城走。雋乃入城縱掠。積仁宣和末嘗爲御史。靖康初。以祕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遁。遂坐斥。至是復用之。雋旣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城中大夫王姓與官吏皆逃去。雋引兵欲依楊進於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紹興二年四月世清案款。江西提刑司奏撫州事狀。紹興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張致遠乞錄用方昭劄子參修。江西

所奏稱苗傳殘黨而無其名。以事考之。卽世清也。

戊午。祕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爲金所蹂。未有守臣。故技拭用之。向卒不赴。

向除命。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中書向蔭補狀

修入。命江浙淮南開畎畝瀦水之地。以限戎馬。太常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

日歷確無職名。此以諫院題名修入。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於郊外。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后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尙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宣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

本。此據附傳增入。不得其日。且附此日歷及本部題名並無之。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帶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邊順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爲中書舍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事見元年六月乙亥。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

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旣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夫王誨言。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而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故應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踰百千。三者非憚朴之農夫。卽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於用。況三役並行於一時。其何能給。詔樞密院看詳。故有是旨。旣而言者以爲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罷武尉在紹興元年十月己卯。盡罷新法弓手在紹興四年正月甲戌。以其事體不大。故牽連書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

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梅州。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宣議郎監登聞檢院呂祉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其大略以謂善持養之。則聰日聰明。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善持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其禍。所以爲堯舜爲文武爲桀紂爲幽厲者。皆由是也。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疏入。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是也。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韓信。號爲三傑。然蕭何主筦籥。給軍食。而不預謀議。張良侍帷幄。運籌策。而不預戰鬪。至於韓信。則盡護諸將。握兵在外。他事並不預也。唐太宗時。房元齡長於謀。杜如晦長於斷。王珪。魏徵善議論。李靖。李勣能用兵。亦各效其力。是以有功。大抵天下事。非一夫所能專任。而況多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廣漢高祖之大度。法唐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稍均信任。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之三傑。唐之諸臣。使之同心協力。共濟艱難。庶幾簡要而易爲。專精而有功。樞機之任。各稱其職。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故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周之廢興。盡在是也。自蔡京。王黼更進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僥倖苟且。各顧其私恩。而不復知有公誼。雷同

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恥之道喪。不聞有一人履公守正。表倡在位。同心同德。以尊主庇民爲心者。欲望聖慈。下詔布宣德意。以鼓動士氣。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則人心自歸。國威自振。中興之業。庶幾可圖矣。其三曰。乞付諸將節制之權。疏奏。上悉嘉納。既退。遂有是命。社。建陽人也。社行狀不云何人所薦。當求作書參考。罷

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三日吏部申明狀增入。

中大夫知信陽軍劉絳除命。郴州編管。以京西都轉運司言。

絳。正彥叔父。恐難任守臣故也。

此以紹興五年又二月十七日絳進狀修入。

戊辰。上諭大臣曰。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亦習水戰。朕不久欲親閱諸將所部人馬。仍召卿等共觀。庶以知諸將能否。後避敵不克行。詔以防秋在近。自南京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有五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爲之貳。其土軍有闕者。並招填之。承議郎新知富順監馮楫特轉一官。以楫嘗貽書苗傅論復辟事故也。初。張浚自高郵歸。薦楫於上。得召對。楫奏。陛下前日杭州復辟之事。臣亦薄效區區。自大臣而下皆知之。但無肯爲臣言者。上曰。太后嘗言之。翌日。上以問輔臣。李邴。鄭穀曰。果有之。遂命進秩。後三日。以楫爲尙書司勳員外郎。

日歷。楫除郎在二十八日乙亥。而楫臨安錄載此者。劉在二十四日。今從之。

升公安縣爲軍。以其能

捍禦也。

庚午。中書舍人汪藻兼直學士院。

辛未。上諭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祖宗。奉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爲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牧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違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爲軍籍三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將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看詳條法。從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六月十日本院奏狀修入。遂以編修官李唐俊兼權檢

詳諸房文字。

此據本院官屬題名附入。題名在六月。故附於此。明年七月始正除萬格。

龍圖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陳彥文。尙書兵部侍

郎。仍充措置使。尙書右司員外郎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充措置副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改命之。中奉大夫黃叔敖。承議郎傅崧卿。並爲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崧卿。墨卿弟也。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提舉荆湖南路茶鹽公事。降充直祕閣。知荆南府。唐愨。復祕閣修撰。

甲戌。自上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御史中丞張守試。尙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大夫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密禮兼權給事中。

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爲發運使。不能積粟以實中都。道路梗澀。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東京糧運不繼。非有難曉。有糧而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亦能知此。孰謂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緣給事闕官。左史當攝。審禮旣已供職。寧止自當引退。外人不喻。皆謂朝廷因揚祖之故。特用審禮而罷。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爲諱也。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中書舍人范宗尹爲御史中丞。宗尹首言。金人爲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卻。固已敵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爲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爲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爲異時之長策也。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國家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爲城。長江爲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今去防秋無日矣。事之急者。除盜賊。習水戰。凡要害之地。

屯兵以守之。謀議之善，固無以易此。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自古無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則內重而外細。臣願陛下爲馬上之計，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精其選，使可倚仗。寡其數，使易供億。預詔郡邑，各備巡幸。使人不駭，相時而動，初無定方，使人不測。萬一敵勢縱橫，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之兵，以爲援師。留將相大臣相率以死守，鯁其喉牙，使不能搏食東南。是乃深根固本之道，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與敵，使生靈墮於塗炭，財用填於溝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惟陛下早圖之。宗尹陵所上疏，不得本月日，因宗尹入臺附見。陵此月未得祠，其建言當亦在此時也。

通直郎新提舉兩浙路市舶沈與求守監察御史，與求、德清人。嘗

爲太學博士，張守所薦也。徽猷閣待制知郢州席益再任直龍圖閣，知德安府，陳規、陸祕閣修撰，朝議

大夫知復州韓儼直祕閣，皆以守境故有是命。

季陵外制集有席益知渭州告詞，不知在何時。當考。

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淮右。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先是東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爲留守判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餘皆闔人以爲病。昌寓至，欲盡闢之，又游手雜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爲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旣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

此據昌寓家傳修入家傳云六月杜充赴

行在。檄公爲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師視事。乙亥二十日也。故因降詔附見趙牲之遺史。於閏八月書昌寓除留守。十月書昌寓入京師恐誤。

自渡江以來。百官除拜。非侍從並尙書省出敕。至

是言者以爲有係招撫及行軍出給之人。非惟無以示信。且事體削弱。乃詔自今帶貼職及遙郡人出告。朝奉武翼大夫已上出敕。餘並給付身。中書舍人季陵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陵論遣張浚宣撫

陝蜀。任太專。非是。議旣忤。乃自引求去。未行。改提舉亳州明道宮。旋奪職。祕書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尙

書禮部員外郎。承事郎胡寅爲駕部員外郎。

直柔之除。禮部題名在二年五月。祕書省題名在今年五月。與日歷不同。當考。

是日。金人陷磁州。初。金人

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作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可。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與汝等力戰。如何。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不應。於是珪率衆請降。金人以素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

丙子。敵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磁州武安縣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是夏。賊貴仲正破岳州。詔遣兵討捕。旣而起復奉議郎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招降之。千秋因留以爲將。

日歷

只於正月書貴仲正犯岳鄂一句。更無首尾。惟紹興三年五月庚午。知岳州范寅數奏乞免稅狀云。本州昨自貴仲正占據州城。蒙朝廷遣大兵殺散。佗書亦無仲正事迹。〔案〕趙牲之遺史有千秋統兵官貴仲正。卽其人也。故附此。或是千秋爲沿江制置時所招。亦未可知。馮熾時議錄有建炎四年代袁植與李允文書云。巴陵先於去年春閒延燒殆盡。至夏又遭貴仲正殘破。則岳州之破。決不在此時。但無書考其月日耳。仲正之死。附今年十一月丁未。蓋以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解潛爲渠成。乞贈官狀修入。亦須詳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五

【建炎三年】秋七月戊寅。

(案)是月丁丑朔。

詔諸路州軍試經撥放度牒及聖節恩例等並權住。此事日歷不見今以紹興二年二月十一日詞

部申請

狀增入

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虔州太宗正司用知太宗正丞洪子陽請也。

庚辰尙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送吏部與監當以往湖北措置防江不職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於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

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先已死議者欲孥戮之大理少卿王衣奏曰此曹在律

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雇賣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上矍然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

人也。建炎復辟記二凶伏誅在六月己酉趙姓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梓勳王記在六月壬戌三書不同(案)此乃呂頤浩在相位所

行梓所記不應有誤而勳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百有三日而傅正彥伏誅以日計之則二凶之誅當在七月辛

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苗劉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戶諸市叔祖子裳請對

云云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所不到子裳衣字也日歷建炎四年六月丙子內殿進呈上曰朕昨日大理寺上殿朕不識王衣昨日

方見之頗似淳樸據此則誅二凶之時衣未嘗請對可知

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

行在陳復山東定中原之策。朝廷信其說。遷官除職。又捐金帛付之。自牧至揚州。聞金人南侵。遂不行。

詔江東西漕臣李尙行、張琮並兼皇太后進發隨軍應付。命池州募忠義勇敢萬人充守禦。詔宣和

皇后父安禮封普安郡王。親屬與承信郎三十名。以后受冊推恩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吏部勅會狀修入。

癸未。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

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爲護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

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

都統制平寇前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范瓊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

之。瓊除都統制。未見本月日。或可附今年三月韓世忠提舉事務之後。除授宜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後軍統制辛企宗爲御營使司都統制。企宗

道宗兄也。自陝西攜所部由興洋赴行在。再遷都統制。韓世忠、張俊皆不服。乃命世忠、俊改御營爲御前。

知樞密院事張浚奏乞降夏國書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敵國禮。又奏今雖遣使大金。緣尼瑪哈多在雲

中。乞別降尼瑪哈書。大金國表兩本付臣行。所有禮物。俟到司相度。詔直學士院汪藻草書如浚奏。臣家藏雜

書一編。號國史拾遺者。雜記紹興和戰時文字。其中有請和詔略云。頃罹邦禍。缺止緣亟徇於民心。有失先資於大國。今則盡攜臣屬。遠竄蠻荆。念守禦以徒存。師徒莫振。欲逃奔而求免。封域已窮。故因元帥而缺。所冀宅中而受命。無煩涉遠以勞師。未知此卽藻所草耶。或

他人作也。今姑附此，或可削去。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詹父引疾乞祠。上嘉其恬退，詔陞徽猷閣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殿中侍御史王廷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廷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甲申，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遇凶邪，方逆臣亂常之日，姿其凌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任數代，常爲宰輔，惜身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何路，而歐陽修以爲爲臣如此，愧斷臂之婦人。今二凶旣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蓋議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洪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澂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朋附二凶，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給事中江浙制置使周望試兵部尙書。」

兵部題名，望自太常少卿

除蓋誤

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訟統制官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德擅殺其將陳彥章，下臺獄。殿

中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上以其有戰功，特貸之。鼎言：「德緣兵敗自慚，而忌世忠之功，故殺其將，且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勝言。」乃詔德除名，郴州編管。

小歷云：編置德於江州，蓋承林泉野記之誤。今據四年五月辛亥，劉光世爲德奏功狀參。

注。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今淮南盜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上壯其言。擢舜陟徽猷閣待制。充淮西訓練使。

熊克小歷云。舜陟自祕撰除待制。

〔案〕日歷。舜陟今年五月戊子已除集英殿修撰。克誤也。

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知江州兼本路制置使。始東平失守。論者欲重謫之上。

以邦彥束身歸朝。父母妻子皆致淪沒。與他棄城官吏不同。故止削二官。而復有此命。邦彥降官。日歷不載。據邦彥檢舉狀。在此月辛

已。今併書之。

尙書兵部侍郎李會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廬州。集英殿修撰江西轉運副使王子獻知洪州。

子獻。建陽人也。奉直大夫尙書司郎中徐俯主管亳州明道宮。俯已見建炎元年三月辛卯。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

吳給赴行在。道梗不能至。

乙酉。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爲沈綱。橫鎖江岸。以防浮江順流之舟。以木爲臥柵。密藏於岸步之下。使戰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詔付水軍制置司。金左監車完顏昌侵山東。京東路安撫使劉洪道與宮儀閣臬棄濰州去。昌移屯濰州。臬至蕭縣。爲權知萊州張成所敗。衆皆潰散。臬獨

與麾下數十人泛海歸於朝廷。儀引其衆犯密州，不能入，乃屯於州南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拔之。執金所命知州向大猷。張成既敗，閻皋之衆會金漸入州境。成遂以城降。金人罷成，以叛臣吳鉞知萊州。時奉議郎知萊陽縣解致明以寇至遁歸。成奏其盜用庫金，詔提刑司劾治。而成已叛矣。吳錄初見二年十月癸亥。

解致明事。日歷無之。紹興二年七月二十日大理寺申奏。建炎三年七月十一日。權知萊州張成奏。知萊陽縣解致明盜用上供銀入已。避罪遁竄。奉聖旨。令提刑司取勘。十一日丁亥也。故附見此。致明後以宣諭未異。奏雪調官。案此條史繫甲申日。

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衛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陳戩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戩。且剝人以懼之。戩不爲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趨闕。既至。未肯釋兵。及入見。面奏乞貸左言等朋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今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上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滿盈。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凶。市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許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浚退。與集英殿修撰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謀。子羽已見元年四月甲子。夜鎖吏於浚府中。使作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僞遣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以千人涉

江若捕他盜者。因召浚、瓊及御營副使劉光世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衆甲以來。瓊從兵滿街。意象自若。食已。頤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黃紙詣前。麾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愕眙。遂以俊兵權縛付大理寺。使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復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八字軍隸瓊事。初見二年十月癸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

頃刻而定。

熊克小歷載瓊下大理寺在壬辰。蓋誤。壬辰乃獄上降旨之日。今從日歷附丁亥。中興聖政大事記曰：蓋自宣和末羣盜

譚起。建炎以來祝靖薛廣黨思圖瑾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瀛台。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議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凶。而范之謀逆。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是日元懿太子薨。太子病未瘳。有鼎

置於地。宮人誤蹴之。撲地有聲。太子卽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殯金陵之佛寺。恭福帝姬薨。追封隋國公主。上皇第三十四女也。薨年四歲。詔江西兩浙揀正兵士。兵各六分之一赴行在。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慤薨於位。年五十。慤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排遣。慤訃至。殆不能釋也。常賻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以撫其孤。

己丑。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王綯參知政事。朝奉大夫試兵部尙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望不加職。綯

不進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絢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絢密奏：川、陝重地，張浚不可專任，宜求同德之人協贊之。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詔減民間所增役錢，時已汰新置射士，遂減之。其後復撥已增錢赴行在。

事初見元年六月乙亥撥錢在紹興五年三月癸未合併書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仰惟陛下丁艱難困厄之會，方資嘗膽，又致輟朝。此天禍之於陛下，亦已極矣。然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又況國家當憂勤危急之際，宗廟社稷之所繼統，生靈之所係屬，敵國之所觀望，不於此時，權時制宜，爲之謀畫，臣恐天下之心，未有安也。爲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昇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爲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無所繼統，晚年聽言，遂進英廟於濮安懿王之宮，蓋不以一己爲私，而以天下爲念，可爲萬世之賢君矣。陛下法此前規，使社稷有所統屬，天下幸甚。若以爲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擬仁廟繼立之事，則是大誤國計也。時雨，仁壽人，黨人新之子，以其父上書入籍訴於朝，吏部擬將仕郎鈔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久之，時雨以策干張俊於閩州，遂以爲忠州文學。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雨始。

時雨補官在紹興元年今併書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

始復之。如祖宗之故。升杭州爲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奉詔。詢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上其獄。詔用臺諫三章。責爲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其親屬將佐並釋之。獄吏殺瓊。瓊猶不肯。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兵。用屯確山。麥且盡。衆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以所部沿淮巡綽。用識其意。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爲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爲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留其壻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獨得全。

乙未。尙書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宣撫處置使。司參議。以將遣使西夏也。

日歷。乙未。謝亮差充張浚下屬官。今以紹興元年二月庚

寅亮自敘

狀參修。

丙申。詔兩浙路守臣兼制置安撫使者。非緣軍旅。毋得妄用便宜。令御史臺議察。用言者請也。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朝奉郎監諸司審計司崔縱爲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工部尙書充奉使大金軍前使。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郭元明爲武顯大夫。忠州刺史副之。縱。臨州人也。時金左副元帥宗維

自東平遷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還燕山。留右監軍昌守山東地。上慮其再至。復遣使議和。朝奉郎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誨以直祕閣出使。使還。除直顯謨閣。知楚州。制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

言者請以江心凡有沙磧要害之地。多置寨柵。每柵以卒五百人。戰船十艘爲率。從之。

戊戌。直龍圖閣沿江措置副使劉寧止。添差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副使。從衛往洪州。

庚子。中書舍人汪藻試給事中。仍兼權直學士院。尙書左司員外郎李正民。起居郎綦密禮。太常少卿李

公彥並爲中書舍人。密禮。公彥仍召試。公彥已見二年九月壬辰。尙書駕部員外郎胡寅守起居郎。禮部員外郎富直柔

試起居舍人。富直柔除郎。纔兩旬。復有此命。直柔尋遷右諫議大夫。直柔之遷。日歷與後省題名皆不載。諫院題名在今年七月。中大夫

韓肖胄行尙書左司郎中。朝請郎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守右司員外郎。承造仍與太常少卿柳約並

兼權御營使司參議。肖胄。忠彥孫。忠彥。琦子。元符末左僕射。約。臨安人也。肖胄之除。日歷不載。都司題名在此月。故因承造除命併書之。承奉郎吳若試尙

書考功員外郎。奉議郎張閻守駕部員外郎。朝奉郎周離亨爲尙書金部員外郎。鄂州點校上供錢物。

尙書戶部侍郎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時建康寓治保寧僧舍。而

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逐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無不可爲者矣。願下詔切責世忠。而

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建康志。東野到任在六月。熊克小歷。亦係此事於六月末。今從日歷。係七月庚子。日歷不書除工。侍此以附傳及本部題名參修。但本部題名在六月。當考。熊克又以東野爲兵部侍郎。蓋誤。

中書舍人董道

充徽猷閣待制。道爲宗正少卿。官省而罷。旋入西掖。至是纔踰月也。

道益都人。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今年五月戊子。除江東提刑。其除舍人日歷。題名皆失之。

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

此據紹興三年九月乙亥。浚奏到隨行兵數修入。

賜度僧

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爲軍費。

此據紹興四年九月。趙鼎乞添賜度牒狀。增入度牒二萬道。此時爲直二百二十萬緡。朱勝非閒居錄云。浚出使。賜錢百五十萬緡。與此不同。當考。

上賜川。陝官吏

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自王瓌。謝亮之歸。朝廷聞卿延經略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彬勸端。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辟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尙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爲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閣門祇候

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浚軍行，屯雨花台。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留守杜充既還朝，副留守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鎮，與浚遇，屏人語久之而別。

辛丑，朝奉郎陳恬直祕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恬，堯叟元孫。堯叟，閩中人，祥符中爲樞密使相。少力學，屏居陽翟，躬耕養

母，往來嵩、少閒，上皇聞其名，詔爲祕書省正字，奉祠去，避地還蜀。大臣薦其賢，至是復召。恬以老疾求去，未幾卒於桂州。中奉大夫知滁州向子汲請罷民兵，復巡社，專保鄉井，毋得調發守隘，從之。尋命聽守

臣節制。子汲，敏中元孫也。詔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補迪功郎。大川，百之未見。初，朝廷以靳賽爲淮東馬步軍

副總管，屯陽州，已而復叛，招撫使王瓌與遇於興化縣，瓌軍不整，爲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爲賽所得，瓌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以參知政事李邴、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凡常程有格法事，又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屬，皆隸焉。奏獻事，四年二月丙申，遷行在。惟軍旅錢

穀除拜，則總於行營如故。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將衛兵萬人從行。熊克小歷，上以金將

入侵。方遣兵守淮。及控掘江上。未有順動之意。王寅詔云云。(案)日歷六月乙亥上已降御筆及此事。今但以臨行申論諸路耳。今於六月乙亥七月王寅各隨事書之。庶見本末。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爲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賜錢八十四萬緡。爲軍中四月之費。時奉使洪皓等未至雲中。完顏弼請侵江。浙左副元帥宗維許之。大理寺言范瓊已賜死。詔宣撫使司參議軍事劉子羽諸治獄官吏各進秩一等。獄卒及軍士與勞者。賜銀帛各有差。

乙巳。詔戶部供錢絹各二萬貫匹。銀萬兩。隨從皇太后。以備支費。后性儉約。有司日供千緡而止。及是將行。斥賣殿庫絹二千匹以充費。上聞之。謂大臣曰。朕事太后。與所生無異。近市得衣絹數千匹。卽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南昌。未有還期。除繒自禁中分納外。餘可令趣辦之。命江西、閩廣、荆湖團練槍杖手峒丁。以備調發。詔淮南沿江民間水手小舟。並委守令籍其姓名。俟有探報。其巡檢各部。赴江岸與本處地分同備戰守。優給錢米。候事定日放散。時沿江雖置巡檢。而朝請郎通判池州郭偉言。濱江之民。皆善操舟。萬一敵騎掩至。所謂巡檢。勢力單弱。不能拒捕。則沿江習水之人。必爲敵用。故有是旨。吳國長公主入朝。以易元吉畫主管筆小玉山爲獻。上諭以朕平生無玩好。長主厚費致之。殊可惜。復還之。山東盜郭仲威初與李成同在淄州。金人旣入侵。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至淮揚軍。欲與其民貿易。旣而圍之。仲威之衆才數百。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於軍中。凡四月。至是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王俊掠汝州。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聞之。親往招俊。旣入境。命塞井夷竈。以困興。興至

城下。俊欲出兵擊之。興曰。吾以好意來。而俊敢爾。命攻之。將士應時登城。俊引其衆遁歸。徽蓋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後三日。引兵至徽蓋山。俊出戰。興又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

【建炎三年】八月戊申。

〔案〕是月丁未朔。

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皆用武臣。呂頤浩

曰。臣少識種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以親臨矢石爲多。何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翰林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

知台州謝克家試兵部尚書。右文殿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煥爲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

煥進職在壬子。

今併書之。

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邴與呂頤浩論不合。力乞免。乃有

是命。

〔案〕宋史繫歲成日。

資政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珪爲端

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珪綴執政班奏事。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從衛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沿路因便處置控掘。及具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以爲朝廷陰爲避敵

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為上言。如曾楸尙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案〕洪州之行。潘賢妃實往。而張才人。吳夫人留上左右。恐用頤浩納說也。

甲寅。劉文舜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不敢犯。嚴請於朝。以文舜為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鍾離人也。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罷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王似為陝西節制使。初庶聞敵去。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郊。收召散亡。會詔庶守長安。庶益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陷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選勁兵邀擊於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乙卯。詔應侍從官。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所得官給葬事指揮勿行。以言者有請也。

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十九日廣

東轉運判官章傑申者。劄子增入。日歷在乙丑。

丙辰。詔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用號。仍增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以尙書戶部侍郎葉份兼權禮部侍郎。提領措置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

李燾長編熙寧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嘗賣度牒。因前公輔言表而出之。鬻度牒蓋始此。

年〔案〕實錄。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賜陝西轉運使度牒千道。糴穀賑濟。此云始於熙寧元年。事亦相近。

渡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偽者易為。至

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爲言。始有是命。旣而戶部無見綾。乃改用絹。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爲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籍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五百匹。

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總數

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

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一。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供視綿絹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上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十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有田夫二百四萬餘人。出米千二十四萬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賦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一千。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餘斛。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勳臨賀人也。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於內東門上猶慮金人侵犯密諭滕康劉珏令緩急取太后聖旨

便宜以行

此據李正民乘舟記
〔案〕宋史繫己未日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崔縱未必不先到上曰今奉始欲如王

雲者豈易得先是羣盜張俊

俊即小張俊也
後賜名守忠

李貴嘯聚潁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渙張銳嘗招慰之旋復亂皓

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皓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竦寤請歸報

其渠帥迺爲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命率所領入宿衛貴即俗所謂李閻羅者

此據洪皓行述附見日歷紹興三年五月二日御史臺主簿陳祖禮

劄子元係迪功郎聞喜縣尉京東西路提刑陳昌弼奏辟充準備差使備差徐州等處幹事至利國監界遇羣賊張俊等同伙盡仗招安蒙本司保奏建炎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準旨授宣義郎據此文在皓出使之前不知與范渙張銳有無相關今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王綜罷仍奪之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

遽罷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爲姦人謂通鑑爲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日歷不載劾疏此以四年四月乙酉刑部檢舉復職

狀修入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

昌寓家傳。六七月。蔡父老五百餘人。投牋於留司句公還。曰。蔡存經寇攘。自公臨治。盜奔佗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摩攝事。民未安其政。調旨誠切。杜充時爲宣撫。聞之。檄公還。〔案〕昌寓之去。乃以無糧不可留。非爲蔡也。趙姓之遺史。十月昌寓入京師。四年正月。還蔡昌寓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乃不可留。姓之所書。年月恐誤。今從家傳。

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直徽猷閣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

權京城留守。

悟初見元年八月丙寅日歷。悟以元年六月壬午除京畿轉運判官。自後不見除日。臣家藏綸言集有悟除直徽猷閣副使制詞略云。其陞延閣之班。以正使民之重。故知今爲此官職也。

仲荀既行。都人從

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穀食。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爲董平所逐。

事見今年五月乙巳。

會羣盜八箠。賊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皆聽命。遂以其衆還桐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而去。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執通判事李祈以行。未幾。牧遷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無主將。京師自悟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據程昌寓家傳。王民以昌寓至蔡之日。過其州。故附於此。未知與董平以何日戰也。

初。統制官喬仲福自閩中引兵還行在。道饒州。入其郭。占民居。掠子女。呂頤浩聞之。自上。詔官軍經由州縣者。皆毋得入城。仍具應付錢物數。及有無騷擾。申尙書省。

丙寅。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常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好事四裔。內侈宮室。剝民之膚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益哉。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爲蠹財之戒。其有鑒於斯。

壬申。上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宮女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遠二聖。已及三年。忽得安信。豈得不喜。上皇當承平之久。以天下之養奉一人。彼中居處服食。凡百麤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有子。近又薨逝。子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淚已盈臉。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大恢中興之業。二聖忽有使來。南歸之期可望。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詔布衣陳篆、吳石、韓彥、李元忠並假從事郎。令入對。石、常州人。彥、汝州人。元忠、河北人。篆等皆從杜彥軍往壽春。故有是命。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爲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守爲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過不遷。案守原爲御史中丞。六月甲戌。以言事異旨遷禮部侍郎。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綱所繫。豈計資耶。且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

毋阻其氣。時上每除言官。卽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爲臺諫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行之。

〔中興聖政龜鑑〕曰。朝政有

闕。許士庶以直言利害。當講論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強禦貴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高宗之善政。增言事宜。置言事簿。而聽言路廣矣。

乙亥。直顯謨閣知青州劉洪道充徽猷閣待制。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時洪道奏使時。洪宮等牽制。且諸將不奏使以下十一字。文義未明。當有闕文。上以東京僻在一隅。而洪道屢騰奏牘。欲倚之經略山東。故有是命。又以武功大夫

忠州刺史宮儀知濟南府。召知濰州閻皋赴行在。仍下詔戒諭之。於時洪道等皆失守。而皋已南奔。朝廷

蓋未知也。趙姓之遺史附此事於今年五月。而日歷載戒諭敕書于七月乙亥。敕書有云。還道制置之印。付宮儀濟南之符。并詔闔皋來朝行在。故且繫此日。更須參考。

鄉貢進士陳登爲迪功郎。登。

師道子也。三試禮部下第。客游南方。貧窶不能自立。翰林學士張守等三人言於朝。故有是命。

師道彭城人。祕書省正字。

是月。詔中書門下省檢正官歲舉官如左右司條例。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初五日仇念申明劄子附入。

兵部尙書謝克家言。今日官

穴。外方尤甚。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單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其地。郡縣有闕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今京東西及江淮。悉爲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竝授。令得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禦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御筆。朕嗣位累年。凡可以和我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獗。迫逐陵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期。朕欲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趣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覩。謂頤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爲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卒定東巡之策。

戊寅。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湯東野提舉應副六宮事務。先往平江。

案六月壬寅詔書。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豫章。以趙鼎。扈從錄考之。潘賢妃

實從。今此猶有所謂六宮者。豈非上左右

侍從之人。邪。四年六月己亥注云可考。

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

撰王義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興戰。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末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引疾罷。爲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乃

卒用之。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繇是慮人德之。龍圖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孫覲罷，乃奪其職。以言者論覲嘗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上聞，亟下詔除之。下詔在九月己未，今併附見。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昉知平

江府。

初以防秋起江浙、福建、湖南等路禁兵，屯於昇、江、蘇、潤、荆、襄六郡，而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江東諸州地多要害，用便宜止之。己卯以聞，然議者謂浚所得便宜之命，當用於川陝軍前，今甫出國門而遂用之，非也。

議者蓋朱勝非。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鼎之疏曰：臣聞漢昭元年，罷權酤均輸之法。唐順宗即位，罷月進羨餘之資。如拯溺救焚，惟恐其不及，所以固邦本於不拔。延世祚於無窮。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卽降指揮，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詔下之日，無遠無近，鼓舞歡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歲之冬初，復有指揮，置提舉官，根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諸司侵支，固豈入己，非軍期犒賞，則月給錢糧，逼使撥還，亦非己出，奪彼與此，有何利害。民間舊欠，所在皆然，非逃亡人民，則庸胥猾戶，迫令輸納，號令不行。良善之氓，例遭抑配，開猾吏衣食之源。遺平民椎剝之苦，人心駭愕，物論紛紜。使陛下重失人心，特在此舉。繼聞有旨，委從官詳議。渡江之後，未卽施行，而遠方官司，奉承不暇，修飾廨舍，召置

吏人供帳什物之資。增給祿廩之費。不知其幾何也。近據監察御史林之平申。福州一州。已使過錢三萬餘貫。則其餘州縣。計不減此。提舉官差與不差。提舉司置與不置。元無明降指揮。徒使四方。奉行違戾。竊惟斂散本非良法。知取債之利。而不知還債之害。前言固已曲盡於人情。而今乃督責於既已放免之後。其爲嗟怨。豈特還債之比耶。臣願陛下。下明降睿旨。一依建炎元年指揮。罷提舉常平官吏。放見錢穀。仍令追理耗用。椿充錢本。復舊平糴之法。不惟陛下。卹民之詔。不爲空言。而使斯民。復見祖宗之政矣。疏奏從之。是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閒。有言李綱可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臣等與綱素無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誤國。但志大才疏耳。上曰。如聽邢侗言。遂結伊都。金人至今以爲釁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先於河陽納置級軍。金人聞而笑之。亦足見其疏也。丙戌。御營使司參議官柳約。請令土豪募民防江。不仰給縣官者二百五十人。官其首。仰給者倍之。先是沿江制置司。乞計人數。正補官資。更不借補。上曰。自崇觀以來。爵秩叨濫。日甚一日。如小使臣闕。只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呂頤浩曰。若分布諸州縣。止給俸錢。卽不難處也。王綯曰。富貴人主操柄。若使臣下得假。將何以馭臣。上甚以爲然。

丁亥。輔遼攻漣水軍南寨。大掠之。殺漣水軍使朝請大夫郝璘。丞修職郎吳深。

此以紹興二年四月十五日璘家乞推恩狀增修。

遂以

其衆降於淮南招撫使王玚。先是太學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數千勤王。至漣水東南寨。因留焉。遂攻

之數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璘等官。錄其家有差。

健初見二年三月。紹興五年四月己酉。推恩。深三年五月癸未。推恩。今並附此。

是日。上召諸將。

問以移蹕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勸上自岳鄂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上聞俊等退避之說。殊怫然。至晚不食。戊子。呂頤浩等入對。上謂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以爲金人所恃者騎衆耳。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且人心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恥之。上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綯、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爲然。防淮之議遂格。

己丑。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充旣升宥密。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日。充卽起視事。

熊克小歷命二相。在丁亥。今從日歷。

充止進一官爲太中大夫。蓋當制學士失之。

參知政事王綯兼

御營副使。是日。通奉大夫范致虛入對。先是右正言呂祉言致虛之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乃自謫籍中。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資正殿學士。知鼎州。祉

亦隨罷諫職。

社除外任。據諫院題名在此月。日歷無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濟南府宮儀屯盤石河。數與金戰。勝負略相當。

金人患之。乃宣言宮太尉馬軍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絕勝。儀聞之。以爲然。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時出兵而南。儀禦之。敵佯若不勝而退。儀易之。敵伺知其懈。至是引兵攻儀。馬步俱進。方戰。馬軍少卻。旣而分爲兩翼。直犯中軍。儀猶不知。衆遂大潰。儀與京東經略安撫制置使劉洪道奔九仙山。敵又逼之。洪道以餘兵二千奔海州。李達、吳順乃以密州降金。洪道過楚州。爲郭中威所敗。遂至眞州。詔儀卽眞州屯駐。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御營副使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爲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觀詔書。以敵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旣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旣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過也。一昨陛下以新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金兵深入陝右。遂破京西。而漫不治軍。略無捍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閒。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

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句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己。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爲陛下計。當何如。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爲草莽。堙之。陵闕爲畚鍤。警之。堂堂中華。戎馬主之。赫赫帝國。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遺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復。既不爲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策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則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計。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人扶立僭僞。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案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

應而颯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驍騎壯士。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爲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味陋。少贊經綸。輒爲陛下畫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嘗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爲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時邦彥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聖淵嗣極。遞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爲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彥諧謔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會幾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爲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伎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爲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詞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以累年而尙無效耶。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竭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乃今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尼瑪哈。有是理哉。若以爲強弱之勢。絕不相侔。

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而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執富於京室。納質則執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執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執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爲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也。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叟。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據眞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愛君。而寇準之功爲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爲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事。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爲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敍。奏薦常程之事。可案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爲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爲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

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爲。亦必深相提策。務爲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截大憝。不爲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

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朝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於官。懲革弊政。痛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閒。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閒。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搢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虛文。此於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句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

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蹠桀鷲。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乎。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臭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爲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成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陛下以雪恥復讎爲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凶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稅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數峒丁中。實科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爲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爲之急。亦不可不爲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

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疑。日夜圖維。擇人而爲之。必見功績。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內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此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金入寇已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亙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尙且不怨。況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尙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以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啓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豈非建都之謂也哉。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強於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案南渡之迹。莫過於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爲勝。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爲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之汗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諸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州軍。防以正軍。繚以弓手兵民。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

廣之富。皆可拱揖。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以爲不可者。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今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於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而陛下南狩。日遠月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衽。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爲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尼瑪哈耶。於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不能矣。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埃。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因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陛下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簞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上世帝王爲治之道。惇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祐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爲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爲公。而不以爲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盼盼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已亡秦是已。漢以爲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

室倡義而起於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爲久遠無窮之慮。非爲其一身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轅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穀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於同姓中。不聞親疏。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線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尙如此其衆。旣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緒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比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今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旣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且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甚敗事顯著之小

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舍。盡輸之外國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卻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外域。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消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種斯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龐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尙或未能。豈敢冀其向強敵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又豈淺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軫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爲伍。韓信

猶羞之。況儒士乎。臣參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尙未多得。羸軀弊輿。惴惴然於長戟犬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譙呵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囊韉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銜管軍於簾外。例伏聲喏而過。呂夷簡爲相日。有營軍忽遇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爲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公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旣同。於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爲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爲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卓莽擅朝。以謂是適然耳。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爲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卽不許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爲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

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漫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爲術者必忽此言。然眞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冕旒之側矣。陛下下何惜不敕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爲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旣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彼指揮則謂不免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尙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眞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繇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

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官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乃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徜徉乎其閒，戎務軍需，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尙忍不爲擇忠信之良，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以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爲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爲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治之，仍許內侍從官舉所知堪爲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誠，留意此事。庶幾斯民於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夙夜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年，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參三司之實，付吏部爲案，抵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名，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策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得此七策，列爲十二條，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

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爲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爲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蓋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寇讎。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庸釋。是猶不耕於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旅生。不績於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金人之覘者。以此知金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爲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爲虛邑。必曰。君王尙且畏避。何以責

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事仇讐。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易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金人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興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讎人役。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陛下痛惜。而傷大臣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爲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於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爲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冑。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爲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羣

禮之神皋。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陛下於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斃。其與惕息遁藏。蹈尾負恥。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案)原
本此疏

傳寫舛錯。殊不可讀。今

據歷代名臣奏議校正。

辛卯。命尙書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建康。留中書印付充。統制官王民。顏孝恭。孟涓。劉經。魯鈺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前前軍統制王夔爲之援。御前左軍統制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後軍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辰。承議郎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宰相率百官朝謁於清涼寺。兼辭元曜。開封人周貴妃從孫也。上初欲召對。而元曜言。升陽宮掛牌降甘露。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諂諛如此。可勿令上殿。輔臣言元曜迎奉有勞。當進秩。上許之。

熊克小歷。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日歷。壬辰。進呈太廟神位九室舟至城下。權

奉安清涼寺。前一日得旨。令百官朝謁兼辭。據此則戊子日也。

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嘗以黃金三百兩。從故祕閣修撰趙明

誠家市古器。兵部尙書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累盛德。欲望寢罷。上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因依。繼先開

封人。時年三十餘。爲人姦黠。喜諂佞。善褻狎。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浸貴寵。世號王醫師。

自繼先爲人姦黠。至以醫得幸。據趙

銜之遺史附入。案繼先生戊寅。此時年才三十二。不知何故致仕。若是圍城中致仕。則後來因何不復除落。當考。

乙未。隆祐皇太后舟過落星寺。六宮及後宮舟飄覆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

戊戌。言者奏。祖宗以來。遣將出師。統制官掌兵。轉運使措置錢糧。應副軍兵。各不相統攝。使掌錢糧官得以修舉職事。檢察妄費。愛惜財用。如錢糧闕乏。據統制官申朝廷治其罪。自嘉祐熙寧以來。莫不如此。近日將帥。殊不思祖宗以來。曹潘下江南。王全斌下蜀。彼皆一時英傑名將。亦皆守此法。乃因統兵。脅持州縣。或至驅掠官員。輕侮典憲。漸不可長。又如劉光世。雖係御營副使。若句差人馬。卽合用劄子付逐處州縣。若與監司行移。只合用文牒往還。今乃輒行劄子。下淮南監司及發運副使。顯見不當。伏望睿慈。申敕諸將。遵依祖宗法度施行。從之。

諸將用劄子行移事。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卯。四年六月己卯。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藏買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先是張徵爲江州路制置使。以便宜竭取屬郡之財。論者以爲祖宗時所謂安撫者。止管機密兵馬邊防等事。財計自有漕臣轉輸。安撫不預。蓋有深意。今以便宜奪所隸州軍財計。爲害甚大。望行禁止。故有是命。

庚子從官已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自於禁中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纔一舍。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是日上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案視頓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令光世入殿門。光世惶恐受命。上喜。賜以銀合湯藥。光世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卽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而還。先是邵青以舟師擾楚。泗開。後受江東帥司招安。充因以青爲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禦之方。識者爲之寒心焉。

癸卯。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葉煥落職。監亳州明道宮。仍貶秩二等。時煥遣人募槍杖手於閩中。而諫官言其騷擾生事。故黜。

甲辰。上次鎮江府。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陳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家。熊克小歷。癸卯。上次鎮江。今從日歷。

乙巳。詔諸路催錢糧綱。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其金帛並赴行在。是月。直祕閣裴祖德爲兩浙轉運判官。用杜充薦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七月八日魏益彈章增入。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案)宋史。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

儲蓄以待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爲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懽聲雷動。端退。謂之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子。濮陽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先是河東經制司屬官宣義郎王擇仁爲永興郭琰所逐。

事見二年六月十三

乃將其軍萬餘人。自商州奔漢中。琰檄金州閉關拒之。擇仁不敢進。

屯於襄陽。浚薦其才。除御營使司參議官。而以朝奉郎沿江措置副使程千秋爲祕閣。修撰京西制置使。宣教郎李允文爲直祕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遂命千秋代將擇仁之軍。允文。廬陽人。靖康末。坐累廢斥。僑居鄂州。浚見而悅之。因與俱。時潁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宗印將陝西部曲在郢州。欲從浚遷陝西。乃盡以其軍付允文。裨將吳錫等皆屬焉。錫。河東人。稍知書。故爲盜。自云子厚之族。子厚者。宣和末。爲河東北宣撫司選鋒軍統制。錫嘗寇德安之孝感縣。守臣陳規謂之曰。河東人勁氣直。汝之先又登顯仕。何不圖報國。而爲盜以干誅。錫感悟。願得自新。其後宗印招降之。至是亦在車中。浚將行。復假千秋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貳以下。咸得誅賞。千秋以公安民兵數百自隨。皆無器甲。謂之親隨兵。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顥與之同說。悟復斬之。